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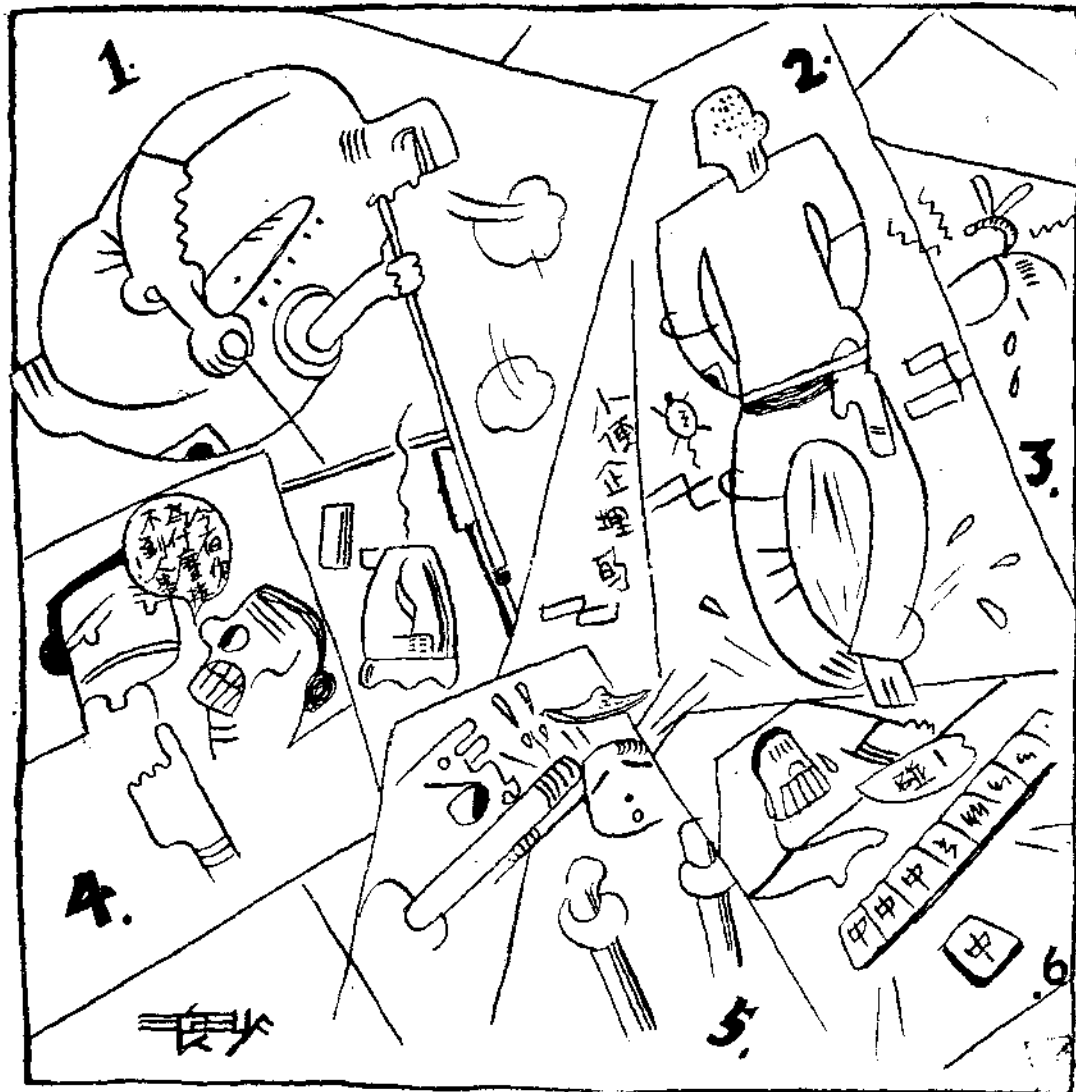
新報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四
十
期

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發行

曲奏合樂音衆大



作浪沙林

目 要

中誰民國萬歲 論處決 鄉風
 論書店與讀者 旱災下的農村
 復興農村聲中農民 無食無教
 記孫大雨 董每戡 記二編輯
 梧州青年作家 世外桃源學生
 女子不落家 男女分行案始末

DECAMERON

NO. 40
 角一洋大份每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爲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單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第一出版社新書預告

上海輪廓

故黃文農編著

全書用影寫版精印，完全圖畫，網羅上海一切之景像，形形色色，無不達極妙之美境，可作畫刊看，可作指南用，可以賞心悅目，可以贈饋親友。本年出版界出類拔萃之出品也。書已印成，不日出版。

志摩日記

故徐志摩著

徐志摩先生之散文，清新鮮麗，冠絕一時，其日記近亦間有發表者，茲本社選得其中最臻美妙之一部分，公諸天下，以助小品文之流行，以示小品文之典範。用高級印刷上等紙張，三美俱全，當以先觀爲快，不日出版。

自傳叢書

續出四種

本社自傳叢書發行以來，深得各界之歡迎，茲慮隱，從文，資平，巴金，四冊已將次第出齊，故再約國內作家，繼續撰著，陸續刊行。前已約定若干名家撰作，不日均可完篇，特先預告：

達夫自傳

郁達夫著

欽文自傳

許欽文著

洪深自傳

洪深著

蟄存自傳

施蟄存著

一俟付印，即可發售預約，本叢書將爲出版界放一大異彩，可斷言也請拭目俟之。

談 日 十

中華民國萬歲

這是一句口號，每一次集會都少不了，更加是在今天國慶日的雙十節，一定將出之於億萬民衆之口，而高呼入雲響徹碧霄的。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是我們全中華民族的，所以祝頌中華民國萬歲，即是祝頌我們全民族自己的萬歲，也就可以說是祝頌我們各個人自己的萬歲。

萬歲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慶祝通用的名稱，從前却被專制皇帝所占用，萬歲代皇帝現在是用不到了，因為根本已無皇帝，所以重復成爲一般慶祝的口號。因之作皇帝代用詞的萬歲二字，我們可以不必去解釋，現在只說用來作爲慶祝口號的萬歲。那萬歲即是永生之意，上萬的年代在時間上並不爲多，但從我們人類的歷史看來，却也不是短小的時間，因之可以代表出一種久長之意，根據了我人的貪生怕死好生惡死的念頭，祝以永生不死，自然是美諛之詞了。

在國慶日喊中華民國萬歲是十分應該的，倘再不喊更待何時？不管我們的國家在怎樣的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中，不管他強鄰窺伺，我們疆土日削，河山破碎，天災人禍，荆棘遍地，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不管我們有心無力，受帝國主義資本勢力大刀手槍的壓迫威嚇之下，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是可以而且必要的。我們要儘高聲地喊，歡呼鼓舞，喊到大家同心協力來真個努力於救亡圖存，刷新內政，打開外交，剿平匪亂，掃

十日談第四十期目錄

中華民國萬歲	記者	一六九
論處決	曹一茲	一七一
經訓讀本	流葉	一七三
論書店與讀書	羅斯	一七四
早災下的農村	傅敬嘉	一七七
無食無教	林貫明	一八〇
鄉風	虞家禱	一八二
復興農村廢中的農民	溪九	一八四
讀者郵箱		
男女不應同舉	王化舒	一八六
今文觀止		一八八
競爭(插圖)	奚家驊	一八九
漫畫	希澄, 玉書, 樹延	一九〇
忘我, 荊森沙浪等		一九一
記蔣人孫大雨	沈仁淵	一九二
記董每載	依薇	一九三
記二編輯	黑炭	一九四
談談歐陽予倩	梔子	一九六
梧州的青年作家們	魯民偉	一九六
護照登存聲明後	李大生	一九八
世外桃源學生生活	濼人	二〇〇
運動員的不景氣	曉美	二〇〇
學校生活的回憶	潘西蒙	二〇一
女子不落家	塵之靖	二〇四
男女分行案始末	嚴元章	二〇六
吸煙室		二〇八
廣東的霸王	復生	二〇九
陸氏血案	家械譯	二一〇
編輯室		二一一

除貪污土劣，現出一個地上樂園於中華民國。我們如果在喊萬歲時，大家細細想到創造將來，睜開眼睛看看現在，那麼這喊便也不是徒然了。

喊中華民國萬歲即是祝頌我們自己的永生，那麼在喊時我們就應該想，我是無愧於良心而可以自祝永生的嗎？比方我是一個土豪劣紳，平日魚肉鄉里，欺壓良懦，作惡多端，那麼如其還有幾分良心，一定要私下不安，以為這是亂離之世，讓我暫時作惡作威作福一番吧，因有了這苟安之心，便抱定做個土豪劣紳以終一身之旨了。倘使喊到萬歲時光，心上想想，我的土豪劣紳可以千秋萬歲做下去的嗎？一定會良心發現而恍然大悟於土劣之不可久長了。天下做土劣的，從未有萬世一系地繼續下去過，即是做了皇帝，也有換朝代之時，那麼我為土劣，也必明白土劣之不可萬歲，而在喊到中國萬歲時，必肯鄙薄土劣而做一個好國民了。

再比方我是貪官污吏，收賄納捐，聚斂誅求，搜括百姓，而且有大肩膀長裾帶可靠，冰凍泰山，鐵打長城萬無一失。也不過想趁這紛亂的末世，多撈幾個給兒孫用的錢罷了，那麼在喊萬歲之時，我一定想到貪污可得萬歲否的問題。貪污可否萬歲，這是有良心人都知道的。倘使可以，應得世界上人人都可以以做貪官污吏，所以倘使倘有絲毫良心的人，一定知道貪污不過是在亂世的混淆淆的世中暫時存身，要萬歲萬萬不能，那麼真心祝頌中華民國萬歲的，一定能將貪污之心收拾起了，從此

束身歸正，為官吏法，豈不妙哉！

至於土匪亂黨，倘使肯喊中華民國萬歲，他一定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土匪亂黨斷無永生之理，喊過中華民國萬歲之後，一定會繳械投誠，努力做一個好百姓，而不甘心再去造反作亂了。為了中國的永生，是一件絕大的工作，須要羣策羣力各盡所能然後衆擎易舉，自然一切立刻跳上軌道，國家日趨富強而天下太平了。

能設高喊中華民國萬歲，在這些貪污土劣反動分子，倘有這樣的好處，那麼吃大俸做大官的要人們是不必說了，一定喊過中華民國萬歲之後，益加要努力從公，夙興夜寐，努力致國家於修明治平了。

只要喊萬歲的人不是有口無心，中國早該富強了。拿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來說，也只消二十年，而今已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的國慶日了。

中華民國萬歲！

年年的國慶紀念，每次的大小集會，這萬歲口號不知是怎樣喊的，反致越喊國力國勢日益衰頹了。喊是要着力喊的，不可有氣無力作呻吟之聲，只要精神貫注，自然生氣勃勃了。

以前的因九一八而停止國慶，辦法是錯的，今年一定可以矯正了，應該大大地有慶祝會，提燈會，聚餐，演講會，發揚民氣民力，以作雪恥之準備，若一步步退縮下去，到何時再能起來呢？我們要有喊中華民國萬歲的自由，我們有喊中華民國萬歲的力氣。

國慶節的喊中華民國萬歲之聲，一定到處洋溢着，響遍行

雲的吧。我們希望這要是從衷心發出來的歡呼，不要以前的那些有口無心的空喊，滿口忠孝節義滿腹男盜女娼的，不能喊萬歲。

國慶節我們狂熱吧，不要再掩藏自己，也不要叫人再非掩飾不可，全國有良心的人都應該掏出赤誠來嚇退那些狼心狗肺的無良者，只要我們把中華民國萬歲的呼聲喊得響，一切鬼魅定必退避三舍，中國馬上復興了。放出勇氣來喊我們國慶日的口號中華民國萬歲吧。

中華民國萬歲！

想當年締造艱難



論「處決」

曹一籤

我曾在本刊（第十三期）上談過「犯罪」，現在又於無意中想起「處決」的問題，於是再來簡單的「論」它一下，夏日無俚，聊以消遣耳，若謂我有懷疑法律，改良法律的野心，則非維吾豈敢，即本刊編者諒亦未必很敢！

人從娘胎里帶了一個圓圓的頭顱掉到地下，幸而不落地便死，也就幸而有了一條生命；生命者，就是附庸於肉體的一口氣，也即是性命。由啼乳以至牙牙學語，艱難學步，僥倖不天賦替替，瘳變，暗瞶，已屬難得；而能得天獨厚，聰明伶俐，尤其是鳳毛麟角，可算為希世之珍的。其能在出生以後，長大成人，并不夭折，也不多見，此證諸一般嬰兒的死亡率，可以相信。但聰明伶俐人，或則顯預高貴人，終於裝滿了這個社會；單只是中國，即已有四萬萬個圓顱方趾，生命難得而又數如此，「物以希為貴」，多了自然就不大值錢。「錢為貴，生命為輕」，因此生命之棄於金錢者，至今日而流為常事。

生命的要義是「養」。「養生」，莊子曾論之。孟子也曾說過：「民以食為天」，所謂「民」與「食」，就是「生」與「養」；降至現代，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又曾論之。即使是蠻夷之邦的外國人，所見亦復與中國古昔聖賢相近。亞里士多德說：「給他東西吃」！「他」者必定是人，「吃」也當然是「養」的意思；馬克司社會主義的革命理論，也是以「民」和「食」為出發的契機。可見地無中外，時無古今，對於生命的意見，大致皆是「善養」。「生」之應該「養」可無疑問了。如何「養」法，這便是一個問題。

「自食其力」，是做人的大則。給你一個腦袋，給你一副身手，也就是給了你一分「自食」的力量；有一分「自食」的力量，猶附於別人的籬下，寄食以終，這只是一個寄生蟲，決不能算是「人」；是以舉世滔滔，奔競頻繁，無非是想自己出力搯口飯吃，姑成其所為人而已。不過，雖然只是這種人，也還是不很

常有。「裙帶」太短，奔競無門，有一個腦袋換不出錢來，有一副身手找不着飯吃，此等人在現社會中却佔着多數，普遍於世界各地的失業問題之嚴重，便是此等人一手造成的慘象；報紙上常有所謂飢饉遊行，搶米風潮之類的新聞，也都是此等人所一手造成，給予社會的紛擾與不安。這種有力無處用的人羣的失業問題，牽涉到了社會的秩序，還是近數十年來的事，人類社會的進步，也便反映在此類骯髒的事實上。過去的人們，在無工可作，無飯可吃，有「生」沒有「養」的境遇中，根據了「定命論」的解釋，全完把責任交給天；所以在從前荒旱水潦，民無簞食，不成問題。現在的人們，却知道了無飯可吃，無工可作，雖也有一半是因爲天命，社會也決不能逍遙於責任的圈子以外。這委實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奇蹟。目前的一班政治家，不時也注意到民食問題，而且還裝出像煞有介事的樣子，防旱堵潦，雖然於實際無裨，也足以證明民有災難，民無食養，社會是應該負責的。

是應該負責的。

人到了無工可作，無飯可吃的時候，倘不想就此自殺而死，則必想活，想活的人也一定較願死的人爲多。故問題也就比較嚴重。所謂「想活」，就是想苟延殘喘，顧全生命。因爲想活；又因爲不能用正當的出賣勞力的方式求活，便不得不出其人性之本真，返於遠古期的獵食方法，或躑躅道左，檢食瓜皮菜屑；或攀樹登牆，採食鮮桃甜柿。但到了現在，樣樣值錢，瓜皮菜屑也已供作畜豕之糧，不復可得。鮮桃甜柿，皆有樹主守着，無從摘取，飢苦無奈，乃不能不淪爲下賤的小偷。其始也

尙小試「牛刀」攫得一物二件，質以果腹；繼則被官廳注意，巡捕嚴拿了，於是「逼上梁山」，更進一步，道地「反撲歸真」，持械劫奪，不惜戕傷事主，成爲社會的「棄人」。因爲是社會的「棄人」，所以法律也就定了一條「處決」！

爲生存而競爭，爲吃飯而殺人，其理想來大致相同，人類要生存，世界偏有優勝劣敗的定律，人類遂不得不向社會競爭，制勝了社會，也就得到了自己的生存。爲吃飯而殺人，解說亦同。故吾人似應知道這些所謂社會的「棄人」，究竟是社會「棄」了這些「人」，抑是這些「人」棄了社會？如果明白了這點，法律之施於這等「棄人」的「處決」，是否既推其下井，復投之以石，也就不難想見了。社會既不「養」其「生」已逼其挺而走險矣，復定出這樣的律則，以期繩之以法，殆所謂「吾民其爲毛人乎」，其不死也幾希！其不死也幾希！

法律也許併不如我想像的那麼簡單，立法，據說也是參考了社會情形的，大約「處決」的內容自有很多的差異。我之念念未能或忘猶想喋喋者，只是「養生」。爲「養生」而掙扎的人們，即使是爲非作歹，其情或有可憫。「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有死；「我并不希望法律也定出「宥死」的一條，但願社會看清了那種「棄人」之所以爲非作歹的原因。莊子曰：「吾生也有涯」，生也有涯，自然應該善養；何況有「生」只非易易？但何以養？曰：「須有生涯！」

所以，「生涯」與「處決」也是有着關聯的。

八月十一日於蘭香齋

經訓讀本

流葉

不久以前，教育部曾通令各省教育廳，禁止中小學校，強令學生誦習經書。這個皇皇通令，似乎入不得廣東教育廳的門口，入之，亦等於一團廢紙，由最近廣東教育廳編輯的「經訓讀本」，就可知道了。

八月九日廣州民國日報載：「教育廳編輯經訓讀本」，並有特別大字的「訂定小學經訓讀本編輯大意」和「小學讀本已付印，下句可出版」的標題。在「編輯大意」中，開宗明義就說：「凡一國民族之生存，必有其基本道德，此篇意在因學生年齡程度之關係，約取經訓灌輸以基本道德之智識，且訓練行習之，名曰經訓讀本。」這條「編輯大意」的弦外之音是：中國現在之會岌岌可危者，原因是沒有「基本道德」，那就非「約取經訓，灌輸以基本道德之智識」於各學子的腦海裏，「且訓練行習之」，則中國就無挽救的希望了。

「編輯大意」中的第三條和第五條說：「自小學五年級以上，至高中三年級，每年每周皆有經訓讀本兩小時。精讀之文，在精不在多，小學五年級每小時約授二十五字至三十字，六年級約授三十字至三十五字……」我們看到這裏，不由的要替中小學生擔憂起來。就是中小學生我相信也會與生逢不辰之嘆。在從前的科舉制度時代，進私塾讀書的，不過專習經書而已。轉了民國，爲着要應付這個急劇轉變的潮流，中小學校裏就不能不教授算術及各種自然科學，深奧難懂而又不切實用的經

書，爲着了時間問題和學生的精力有限，不能不將牠廢掉了。就是文言文也要改語體。可知現代的中小學生要做的工夫，確比從前在私塾的來得複雜艱難了。他們的荷負既重，還要他們多習從前的私塾學生所專心致志而猶未能解的經書，這豈不是要夭折他們讀書的壽命嗎？

且也，從前如現在五六年級的小學生般大的私塾學生之誦習經書，能夠背誦出來，他們的責任已算完了。解，他們是不求的；先生也不肯解給他們聽。這大概是年齡的關係吧？現在廣東的教育當局（也許是教育當局的主人）之強令小學生讀經，不獨要他們會背誦，還要他們精通經義，更要「且訓練行習之」。這豈不是重上加重再加重嗎？我相信個個小學生都是神童，也難勝任，雖然每週僅授這少少的五六十個字。

教育部在禁止強令中小學生誦習經書的通令裏有云：「近查各地初級中學及小學，有指定經書強令學生誦習者……是不特違背本部所頒中小學規程及課程標準之規定，抑且加重學生擔負，轉使算學與自然科學等成績，日趨低劣，（據各省市報告各地方會考結果，以算學與自然科學成績爲最低劣）殊屬非是……」教育部的賢明真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總而言之，這次廣東教育當局之「編輯經訓讀本」，強令各中小學生誦習，其能否救中國之危，還須待後來的事實證明。而目前養成「算學與自然科學等成績，日趨低劣。」的學生，不免要受到莫大的損失！已是事實。

廿三。八。十三。偷課寫完。

論書店與讀者

羅斯

(一)

這年頭，據說是世界不景氣，所以中國也該不景氣。而中國社會經濟破產到如此程度，更弄得萬業蕭條，人們購買力整個地減削。這樣，以出版界而論，讀書的人，對於買書是發生困難，就是書店老板，對於賣書，更是發生困難。

在那種書店與讀者間之困難；有人以為是書店老板的善買每每就一本薄薄的冊子，也要賣好多錢，內容較豐的，更不待說。如此一來，使讀者看看封面而再翻過來看了封底後，摸摸袋裏錢不夠，還是免開尊口吧。但是，也有人以為是讀者的吝嗇，他不知道書店老板的苦衷，即使是一本小冊子，自編輯部接洽收稿下來一直到出版後放在櫃台上，真是要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定了實價，還要打折扣，奈何奈何。這似乎各有持理，其實，這事決非是和二加二等於四的那樣簡單；我們把這事詳細地研究起來，就可分析得四項的原因在裏面，就是：(一)買書沒有錢，(二)有錢不買書，(三)書多買不了，(四)好書還是少。

(二)

先講「買書沒有錢。」這個說來是很簡單，一本書，至少幾分錢，多至十數百千萬元。雖說是幾分錢極微之交易，可是究竟是錢，無錢交易，不是偷，就要算盜了。雖說是大廉價，

但總之要把白白的銀圓出去換來的，袋裏沒有錢，盡你

是廉價半價，也只好望書興嘆。年來，書店的廉價時節，更是多不得了，正好似大公司裏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大廉價一般。當然，在社會經濟如此落後的中國社會之下，生活力求簡單之暇，那裏還有想多多的買書求學問。有一毛錢，還是去買大餅油條，可以度日，書本有怎用。

古時，家貧無錢買書的人，設法去做富家翁的書僮或是書販，去讀一些書，找一些學問。在現代，有公共圖書館，不必再去做人家的僮僕或書販，儘可以進去舒舒服服地博覽羣書；到友人家裏去借些書來看看，也未始不可。這樣，每種書籍，讀者只要告借有方，大都去借來讀讀算了；只要留意些不損壞人家，有暇錄筆記，寧非快事！何必走四馬路上書店，化錢費口舌，外埠還要貼郵費，正不合算。「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種愉快，不一定要自己買書的人能享受，就是借書來看的人也能同樣他得到，完全不折不扣，老少無欺。

我買十日談，是期期零買的；自己剛纔只看完一半，已有人要向我來預約借去，我也明白那買書不如借書的道理，所以完全慷慨地答應人家着候我讀完了給他借去。不過，借書，在書店是受重大損失，譬如說，他要借十日談，我不借給他，其餘有這書的朋友也都不借給他，這樣，他不看則已，要看則非買不可，於是書店就多一個進益。現在給我一借出，對這讀者誠是好事，然對書店確是惡事了。可是我爲了有時也要向人家借書，好事與惡事，自己也難辨別了。

(三)

『有錢不買書。』你說有人買書沒有錢，那麼有錢的人一定會多多地去買書了！這也不然，有錢的人，大都是不需要書本的，所以他不要買書的。譬如說，那些富家的公子小姐，誰要這撈什子來討煩，除了在明窗淨几的書室裏配上了幾架子的洋裝金書籍，擺着當裝飾，其餘把所有的金錢，所有的時間，不化在書室不在書本，却化在電影院，在跳舞場。

我記得在孩童時代，父親答允定給我一份小朋友來讀，我快樂得非常。同時我想：『我如果是富家子弟，一定要把全國的雜誌統統定下來開個小圖書館，給我看看個滿足。但是爲什麼那些已做了富家的子弟們，沒有如此的去做呢，我懷疑着。』到現在，我才明白，有錢的人，不需要書本的，只要衣有錦繡，食有珍饈，住有洋房，行有汽車，於是在生活上一切都可解決了，有什麼書不書，所謂『黃卷青燈』更是不值一聞！除非買幾份畫報來消閒一下，好的剪來貼在鏡框裏。真正的書，不是需要品。

在大學生一輩子裏，也許會有這種的現象，學期開始不買書，有錢甯去定西服革履。進咖啡店跳舞場。上課無書，把椅子併在同學一起看，有時向圖書館作長期借戶。教授叫他去買書，館長催他來還書，可是他竟會不買到底，不還到底，大有甯死不屈之概！錢有，書却不買的。

(四)

三講『書多買不了。』要買書，也有一個困難。蓋書店林立，出版的書籍，汗牛充棟。買那一類書？買那一家書？買那

一本書？這些都是在買書時的難題。教科書自不在例，學校或教員定了那種那本，毫無猶豫地去書店配置，錢去書到，覺得心曠神怡，其樂融融。可是其餘的課外書籍，怎樣去買法，真是一個嚴重問題。看看每家書店的廣告，真是『有美皆備，無麗不臻』冊冊精采，本本出色。買了幸福終身，錯過了成一生遺憾。這樣的好書，居然是隨處都是。

出版了的書，實在多，你家新出一套叢書，我家也來一套；你家有標準教科書，我家也有這種教科書；你家有作家譯書，我家也有名流譯書。竟使讀者會恍恍惚惚，莫知所從。書多，還不如精細地少買些，這是讀者自身的經濟辦法。所以像畫報之類，『經濟家』是不買的，要看的話，不妨到書店的櫃上去翻翻，好在這種書在一剎那間可看完，無研究之必要的。不過，『經濟家』這樣一來，苦煞了書店老板，我曾聽到某老板說：『這種畫報真難賣，不大有人買，大都來翻翻就去了。這樣，難免有些書要弄壞得不值錢，倘不准翻閱。又是不可能，這確是難題』。

其實，那老板也沒明白書本多得買不勝買的道理；像那種有研究價值的書本，尙且每天在書櫃旁滿站着瀏覽的讀者，何況那種印花花綠綠的畫報呢？

(五)

末講『好書還是少。』化錢去買書。當然要選擇那比較靠得住的好書，否則白化金錢還不是去化在旁地方，也許倒來得值些。不過，此難難乎上青天，要好書，不是易事，根本上

好書還是少。四馬路上滿開着書店，看看倒不差，可是統計起來，像完全沒有價值可言的上海黑幕大觀之類的書本，至少要占一半以上；總算可以一看的社會學之類，已差一等；倘要確有價值的，好書很少。（各色各樣的教科書，算它在例外講吧。）

像上海黑幕大觀等類的書，真是無聊之極。唯恐人家不會墮落，不會去嫖賭，他會來告訴你，指導你，當然，你去不去嘗試，那是由你。據說這類書很暢銷，肉麻當有趣，可謂害人匪淺。第二像社會學之類，這我不過舉此書名爲一例，因我們常常見那些社會學，新社會學，社會學新編，社會學大綱，社會學撮要等許許多多的書本，其實，還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改頭換面的販戶貨，這種欺人工作，也是太沒有氣節了。第三是有價值的書雖也有出版，可是不多見，能通行世界的中國名著，更少。

這樣，關於重要學科的，讀者甯可多費錢去買外國書。雖書店也有譯本，可是對原本上的是漏脫，不確，謬誤等，普通譯本所難免。所以，懂得外國文，當然要去買原書。有人說這是做洋奴，賣國賊，但是，中國自己沒有好書，除了讀人家的書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六)

以上我講明了關於書店與讀者間的困難問題之四個原因。可是就大體而論，實情是書店銷不出書，讀者買不起書。這種

事業！

我們可知道，在一個不安定的社會經濟狀況之下，會把社會的常態都失掉了！因爲人有生之意志，如果社會經濟沒有好好的把他們安全起來，那人們會放棄一切，但求吃飯。於是什麼文化，教育，智識，以及書本，那些都成爲多事。只是大家去投機賺錢，有大資本者去組織歌舞團，開設電影院等，有小資本者，那去買航空獎券也好。只要求利祿，發大財，其他管得什麼！所以，社會的不景氣，受影響者，在讀者方面不少，在書店方面也很大。

所以我說，社會生氣，這固然是社會整個的大問題。可是在目前，不妨由書店與讀者共同來負起促進社會之推動與文化事業之發展。其方法，簡要的說，就是（一）遍行普及版，（二）提倡文化事業；（三）淘汰冗書，（四）徵集名著。（怎樣去做？這不在今文之例，故恕不列入。）這樣，書店庶使出版事業發展，讀者能多吸那大量的智識空氣，社會也可被促進著前向矣。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

上海小姐
將頭痛

玉書作

新生活運動推
進至上海，服
裝將有規定，
時裝將不再具
特色。



旱災下的農村

傅敬嘉

到杭州時曾遇到過一位同鄉，我即以故鄉的年歲相詢，我總以為一定有個不好的消息被我得到的。誰知他說故鄉的年歲並不壞，雖晴了好久，但是已經得到好幾次的大雨，秋收諒可不減往年，縣裏還訂定了四個戲班子在演戲謝神哩！當時我很高興，我在心中感謝着上天。

然而次日，當我踏上杭江鐵路的客車之後，我又把在杭州所得到的快樂換上一肚子的憂愁了。在同車廂的幾個不相識的旅客的閒談中，我知道故鄉雖有一部分的地方是得到過大雨，秋收可告無虞，然而大多有顆米無收的希望，尤其以我那村莊的鄰近為最厲害。

這樣，我不能不在肚子裏裝上憂愁了。旱災畢竟也光臨到故鄉了！我那歷年豐收被目為「地獄之天堂」的故鄉啊！

六十年來未曾有過的旱災，花白了鬍子都沒經過的旱災，我總算見識過了。在電扇下冰淇淋中過活的都市裏的人們啊，來看一看吧！看着那六十日炎日所造成的離奇農村吧，看着那丰收的時節尚不能生活而竟墮入於旱災之下的憔悴農民吧！

也許，我能夠告訴諸位一些旱災下的農村情形。

所謂旱災，也可以說是「水的缺乏」。誰都知道水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沒了水正如沒有血一樣的可怕，今年從廢歷端午節以後只有水的消費，而無水的產生。一天天的田土變成白色了，井裏也需要更長一些的繩子汲水了，池塘裏魚的領域漸

漸地小了，河道裏也不能有潺潺的水聲了。最後，田龜是裂了，井是乾涸了，池塘全見了底，河道也露出最深處的圓滑的石塊。但是天上，依然是火也似的太陽，一線雲彩都沒有。

可憐的農民是不願坐以待斃的，只要有一線的希望，他們總不惜以性命相換。在田已乾燥而池塘不會見底的時候，踏水便成了極重要的工作。從雞啼起一直踏到天黑，大家都希望立刻把乾燥的田裏盛着足夠的水。

然而池塘的數目和田的數目的比例相差得太大了！在沒有河流灌溉的我那可憐的故鄉，水的來源只有池塘。有時候幾百畝田地只靠一個池塘的水來灌溉，那怎末成呢。人人都要吃水的，人人都想自己的收成好一些的，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田裏有水的。分派是不能有公平的結果的。怎末辦呢，於是「搶水」的事件就一天天地多起來了。

搶水可不是鬧着玩的事，全家都要靠這一下子來決定一年中是否可以不至受飢餓的苦刑。決定搶水之後，由當事人向鄰村去雇人，全是壯年的好漢。大魚大肉地吃飽了之後，幾架水車就同時發動。全是不管性命似的，拚命踏。誰乏了就跳下來，候補的馬上跳上去繼續地踏。水車不能有一秒鐘的停留，跳得慢的話，流血破皮是極平常極平常的事。（有一次竟有個三十多歲的農夫斷了腿成了殘廢者。）等到田裏的水夠了時才停。有幾次田裏的水都沒足夠而塘已經乾涸了，於是大家拿着扁担棍子七零八落地打一場，打死打傷都不管，他們說這是命運，反正沒有收成也活不成。假如跑到法院門口去看着批示牌，

第一張張的全是因搶水而起的傷害案！

搶夠了水的農夫在當時雖是快樂的，但那快樂決不能長久。不下雨，田裏的水可不能不蒸發掉啊！乾涸了的池塘，沒有水再給搶了啊！

終於搶水的玩意兒是沒有了，所有的池塘都見了底了！田裏的穀物是黃萎了！沒辦法了，挨餓是不能避免的事了！

田裏的東西只能犧牲了！然而茶總要喝的，臉總要洗的，燒飯煮菜總是不可缺少的事啊！沒有水可怎末辦！

於是在田角裏打洞，一直打到一丈多深，漸漸地有些水滲進來，好容易滲滿一桶，不用說，簡直和污泥漿一樣的。可是有什麼法子呢，放進半斤多糶，過了一夜，依舊是混着污泥。但是不能不拿來燒茶燒飯。那個滋味實在不是喝慣自來水的人們所能想象的！

井雖已乾涸，但仍有一些滲進來的水，然而量是極微小的。有許多人冒險地爬進五六丈深的井裏去，用碗去接那一滴滴的水。半天也能有一桶水。後來接的人多了，有些人在半夜裏就爬進去等候，以免被別人佔先。但是因此而相罵相打之事也天天有。

似乎人力已不能挽回這可怕的旱災了，於是只有哀求神的慈悲。接龍許願之事層出不窮。

晴了一個月後，村裏人就鬧着要接龍了，聯合了幾個相鄰的村莊一起舉行。推選了一個年老德隆的做「頂名」（註一）。大鑼大鼓全副執事；幾百農民都穿了蓑衣，戴了草帽，赤着

脚，浩浩蕩蕩地向三十里外的某處出發。

「頂名」捧着一隻精緻的花瓶，坐在轎裏，至誠至謹地緘默着。到了目的地，在一口深潭中盛滿了一花瓶的水，又找到了龍的替身——一條小水蛇——盛入瓶中。又浩浩蕩蕩地回到村中。

當晚下了一次毛毛雨。其效用正如晚上的露水，據說這是不誠心的緣故。有人說龍已回去了。果然，在花瓶中已經找不到那條小蛇。

於是有第二次的接龍，大家齋戒了一天。

可是在回來的半路裏，接來的龍被某一個村莊搶去了——搶龍是准許有的事——大家空着手回來。

也不知是偶然的機遇呢也不知是果然有龍的存在。第二天的下午就有人來說，把龍搶去的那個村莊當晚就受到了一次大雷雨，田裏的水都滿了，乾涸的池塘也有一尺深的水了。

大家都很氣憤。一直到現在，我們這幾村的人和那村的人還沒好氣，路上遇到總似仇人見面，連平素相識的也是如此。

接龍看來是沒指望了，於是就把村後的胡公殿裏的菩薩抬出來，放在庭中。上面張着把破傘，幾個道士穿着法衣膜拜。

結果，天依然是青的。

村人都不安了，特地設壇扶乩，要請神仙來指教為什麼下雨的原因。請來的據說是關公。說本處的土地菩薩上天求雨，被玉皇大帝加以監禁。要到廢歷九月半才能有雨，

觀衆中有位性子燥的叫起來了！

「九月中旬，我們還不吃黃泥？媽的，你這種菩薩吃屎的？」

立刻，訖停了，人心更加惶惶然，

村人都奇怪爲什麼那說話的傢伙不肚痛不生病。

天依舊是青的。爲了這些愚笨的行爲所化去的錢財已是夠購買一架厚水機了罷？神給了我們一些什麼呢！

收割的時候是到了！然而田野裏是靜悄悄的。往年，這正是打穀聲熱鬧的時候，但今年却不然了，那或有一二處打稻的聲音，但也是軟而無力的。

村人都苦眉愁眼的嘆着氣，大家都說「難做人難過日子」了。真的，做人可真不容易啊！

養豬是農人的大副業，往年在養豬一項上所得的利息是很濃厚的，然而今年却不同了。豬都已養得很肥大了，平常這正是出賣給收買豬隻的商人的時候，但今年却連商人的影子都沒有。就是商人來了，也只肯出很低很低的價錢。往年曾有過二十八塊錢一百斤的價目，但今年連十塊都不到。

穀沒有收成，又不能挨餓，只能把豬賤價出售——忍痛出售。然而所得的錢就可以買米吃嗎？不，賦稅是少不了的，田租也是欠不來的！

一塊錢有八斤豬肉可買（鄉下一斤可抵都市裏二斤），雞也只要四五百文一斤。有人說這是生活程度低落，是一種好現象；然而我却以爲這正是農村滅亡的先兆！

所謂旱災並不是這樣就完的，可怕的傳染病往往會隨着災

神的後面來臨。很迅速地，痢疾在全村散佈着了。許多人都傳染到，瀉得臉兒黃黃的。有許多人在一二天中就結束了性命，尤其是小孩子，得病很快，死得也快。廿幾日裏，村莊裏就買進來十四口棺材，荒草叢中又多了十四個新坟。

偏僻的農村裏是沒有什麼醫生的，生了病總得到十幾里路以外去請。醫生在不在家是個問題，肯不肯來又是個問題，醫不醫得好更是天數！

開了方，還得到幾里路外的市集裏去撮藥。爲了天氣的關係，病人今年特別多，藥店的夥計忙得不開交，常常把藥弄錯，鄉下人又不懂得藥性，因此有許多人冤極死了的。我最小的弟弟也是這樣死了的，本來藥方裏並沒有玉桂一味藥，但藥店却弄上了一些玉桂，於是身上腫起來，當天就死掉了。

鄉下藥店的藥品本不多，而撮藥的人既多，生同樣病的人又都差不多用同樣的藥，這樣一來藥店就無法應付，往往用許多草根草葉胡亂地代替賣完了的藥味；有一次一家藥店竟以油蔴的莖代替通草，被人發覺，還強辯說是紹興通草，因此鬧得一團糟。

我不忍再向下寫了，總之，旱災下的農村正像一盞油燈旁的飛蛾！

最後，我要感謝旱災，牠給了我等這篇東西的材料，要是我能夠得到一些稿費的話，這都算是旱災的賜與了！然而這賜與又是個何等悽慘傷心的賜與啊！

（註一）頂名即主事人。

無食無教

林貫明

——中國農村崩潰中的農民——

本年暑假，我的□□在家鄉成婚，寫信叫我回去飲喜酒；我想：真所謂「一舉兩得」，於是決定回到別了五年餘的故鄉。

我在城市（廣州）讀書，在報章，雜誌上，常常見有許多說及中國農村崩潰的慘狀的文字，說得淋漓盡致，淒淒切切，大有痛哭流涕之概；但是，我見了這類文字，却覺得極為平常，既不會痛哭流涕，也不傷心，只好像見了一篇普通的社會記載或農村消息，這原因，至今我纔明白，醒悟；都是因為不直接到農村觀察，調查的緣故。

我這次回到家鄉，因為在城市受了報章，雜誌的關於農村的文字的印象，所以便切實地走到郊野觀察，親友處訪問，崩潰中的農村，是否達到好似報章上所載的情形。唉！據我所見所聞的，比報章上所載的情形，還要淒慘呀！

莽莽的原野，只見野草叢生，綠蔭蔭地，四周瀰漫，蝗虫飛翔滿天，禾田寥寥，平均約隔二三丈的遠，才見一二畝田，禾中還挾着無限的野草，有與禾一樣的高，我記得五年前在鄉時，每屆收穫期，我都隨着叔父到田裏，担茶担飯，刈稻看牛；異常的高興，農夫農婦，來往阡陌，絡繹不絕，歌音四徹；但是，到了現在，只見寥寥幾個農人在刈稻，不但聽不到快樂的歌音，反只聽得太息的哀音，

我家有田六畝，是在小邱的腳麓；五年前，田客每年最低限度都有穀八百斤還我們；自前年起，一斤也沒有了，田，現在已完全荒蕪了，給人耕也沒有人耕了，

鄰村的老福，代代耕種，五年前，他有四個兒子，四個媳婦，五個孫兒，這些孫個個都已十餘歲了；他擁田萬畝，水牛十餘頭，終年養雞千餘，肥豬六七十隻；在那時，真所謂「人雄馬壯」，我這次回鄉要他去見他，祖母說他的家人已完全離散不知去向了所有的屋宇，花園、池塘，田地，賣的賣了，荒蕪的荒蕪了；我聽了非常的驚訝，便問祖母他之所以至到這情形，她說：「唉！有甚麼法子呢？近幾年來，天災人禍夾攻，種田的肥料，日漸昂貴；同時，個個都知道他有錢，所以他家曾有一夜，遭三次打劫，因為他兒子與賊拚命，寡不敵衆，所以那一夜就死去三個，從此一籌不振，日漸衰頹，直將到今日的田地。」我聽了驚嘆不已。

鄰家的阿牛，五年前，他的家境，不算甚劣，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每月都有三四隻豬出賣，每年由六月到十一月都有穀糶而現在已淪為乞丐了。

以上我所耳聞目見的種種慘酷情形，我總含糊不明瞭之所致，因此，便走去問二伯父，他高捲衫袖，很悲切很激昂的告訴我：

吾鄉六年前全鄉人口四千餘，共八百餘戶，在家耕田，畜牧者，佔四分之三，其餘到城市或到外埠去，直到現在，不過是六年的光景，今年三月建醮，依名冊再調查，只剩得二千餘人

其餘二千餘人，多半是因環境所驅使，向四處打劫或偷東西被人打死，餘的是餓死，自殺染瘟疫，或被拉夫拉了去，而他們所以做出這的不仁不義的慘酷行爲，他們並不是自願的，是出於無可奈何的。就是因爲近數年來，天災流行，種田的肥料，一天比一天昂貴，所以鄉民不願耕田；瓜菓蔬菜，價值却又非常的賤，所以鄉民不願種瓜種菜；而普通叫個人到田裏除草，下肥料，工錢最低限度一日要二角；就因爲這原因，所以弄得有田無人耕，若有一二百貯蓄者，便走往南洋星加坡的地方去尋生活，兩三年後，希望做了大富翁回來；但，回頭的極少，不回頭的爲多；回頭的，多因失業，不得不不要回；而那不回頭的，多因發了財，便在那方娶妾生子，不願歸鄉，而那一手無一文者，却稍有點思想，便走到城市去做苦力，拉車以度活，而手無一文又無一些思想者，便留在鄉裏，靠着偷，搶，打劫……以維持生計；不過這些人的生命，是極難保朝夕的，而那的老而無依靠者，他們既不能到外洋去覓生計，又不能到城市去拉車，做苦力，在鄉裏耕田？不消說是不能；所以眼睜睜而餓死者，數不勝數，總之我以上所講的話，都是因爲在鄉裏「無食」二字，所以弄到今日的田地。

他說了這番話，胸膛好像藏了無限的淒戚。仰天嘆了一口氣，連忙轉身走到廊前，「取出來啦！」的喊一聲，不久，他的兒子阿狗，便捧了一筐熟蕃薯來，他說：「近兩年的蕃薯，因肥料下得不足，味道比早幾年的相差極遠，」細嘗之：確是淡然無味，

吃完了蕃薯，他抽了兩口煙，脫去衣服，蹲在板橙上手持黑紙扇，又說道：

我現且談談本鄉近年來的教育。在前清時，讀書一年，學費只須六元或八元，最高十元，讀三幾年，天高地厚，人情大體，禮義廉恥，書信禮帖，什麼也略略明白，漸有頭緒；而現在讀書一年，統計須二三十元，要糶了二担餘穀，才得二十餘元，你說個個那有二担餘穀糶出呢？就是二三十元也是好父母甯可自己辛苦一點，希望兒子將來得到很好結果，但是供給他四五年，費了百餘元，什麼也學不到，實在與未學的無異；叫他寫封信，那字好像鬼畫符一樣，若叫他作文章，寫三代帖，更不可說，我記得鄰家的阿犬，今年暑假後六級年了，有一次，他的母親叫他寫封信給他的父親，報告本年天旱的情形，他第一句寫：「爸爸足下」，你說可笑不可笑！可嘆不可嘆呢？這樣是不是等於未學呢！所學得的是手舞足蹈，閒遊散蕩；父母叫他切不要這樣做，凡讀書都要靜，纔能學得東西，他動不動便駁說：「運動！使身體強健，到郊野呼吸新鮮空氣。」回到家裏，無論對於父母長幼，動不動平等，自由，打倒舊禮教；這樣爲父母的，流了這麼多血汗，才得到百餘元，而他却得到這樣的收穫，你說嘔血不嘔血呢？所以近來一般人都覺悟了，就是有兒子切不可入學堂讀書，就是不識字也好，因爲不識字，父母可以減少了煩惱，愁悶。民國八九年時，本鄉讀書的，有八百餘人，一到民國十七年秋季，廢止學塾，設立學堂之後，讀書的只有五百餘人，以後便逐漸減少，到今年，讀

書的只剩得三十餘人；聞說那的教員因薪水發不足，將不在這鄉任務了。所以現在全鄉的人，都是可叫「無教」，渾渾噩噩，不知何時纔能恢復昔日之學塾。

我聽了二伯父這兩段悽慘的話與自己目見之象，纔深深地知道中國農村的崩潰，農民確是陷於不可收拾的地位，倘若不赴速設法救濟，將來或會更不堪切想呵！

民二三，八，一，於廣州

鄉風

虞家稠

(十) 七月七日

天旱鬧得農夫昏頭昏腦地，在他們的心中，很深刻地記着：「炎熱的太陽」，「將枯的稻禾」，「沒有水的池塘」等可怕的印象。雖然在不能挽救的前一刻得了雨，可是收成總大大地減少了。

稻收穫了，在我們這個狹小的區域裏，旱災並不會致農夫於無路可走之境，他們收穫了稻又在開始播種秋季的作物，旱災的結果是供每一個人都感到疲乏。

現在，全個農村顯出緩和的情形來了。七月七日在鄉下——我們的鄉下——有着一些神話式的故事和風俗，在揮汗——汗流滿面而無巾拭，以手揩而揮之也——之餘，作為鄉風之另一種吧。

這裏的人也知道在七月七日的天上有一樁喜事，每年只能相會一次的織女和牛郎，在七月七日的夜間渡過天河大家相會的。可是牛郎過去會嗎？還是織女過河去相會？牛郎怎樣走過

廣闊的天河呢？織女又怎樣走法？他們知道，知道牛郎織女相會的事情。

七月七日，在無論什麼地方不能找到一隻鳥兒的，那裏去了？爲了牛郎織女隔河住着，一年只有這天一度以償想思債，因此感動了禽鳥們，不忍使他們找不着橋，尋不着船以免耽誤佳期，所以這天的禽鳥都齊赴天河搭一條橋，給織女渡過河去。

「不去的鳥兒就變癩痢頭！」他們還這樣肯定的說。

在這一天，做母親的都拖住女兒坐在露天梳頭，這也許是一種特殊的迷信風俗吧？在別處我却沒有看到這樣的事。探聽之下，原來他們的意思是：「織女的頭髮很長，很暗，很整齊，因此坐在露天處梳頭，望織女能脫下一根頭髮，于是女兒的頭髮就同織女的一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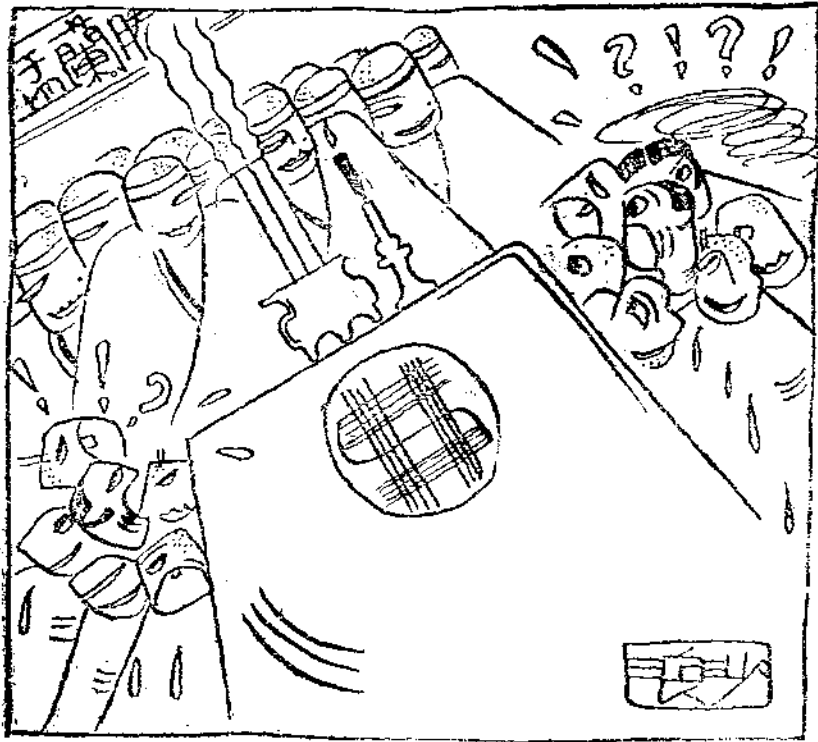
「又黑又長，像烏雲，齊腳跟！」一邊梳一邊唸着。

七月七日是不乞巧，也沒有吃的東西，就只這些傳說和有趣的行爲罷了。

(十一) 七月十五

在農村中，每年十二個月就差不多個個月都有時節，不是演戲迎佛，就辦點東西來喝吃應節，如正月新年和元宵，三月清明，五月端陽……七月十五也是一個節。

七月已經入秋季了！這裏所說的月和日都指舊曆的——秋收完結，每一家都能夠藏些穀在倉中，於是他們就從穀上來想吃的。喝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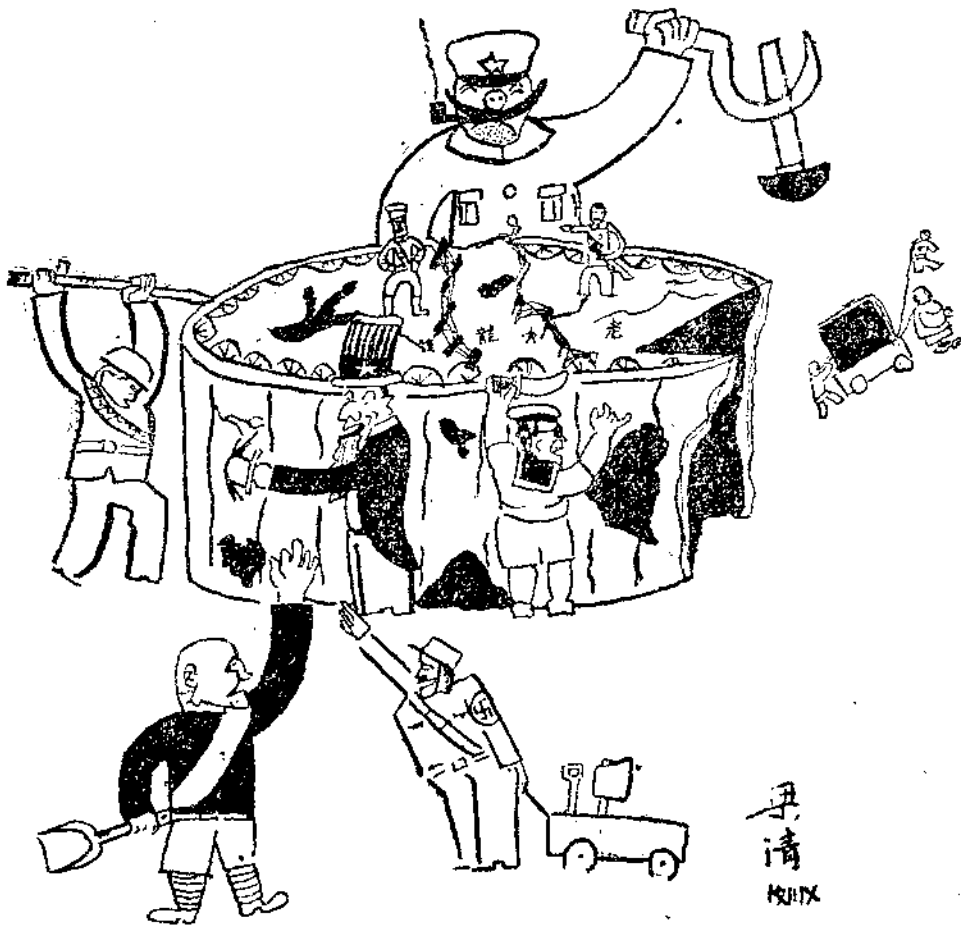
七月半，甜酒米爛與粉干！——這是一句講七月半吃的東西的話。收穫了糯米可以釀甜酒，米爛是一種用米粉和糖及其他香料搗爛而蒸熟的東西，粉干則用米粉做成像線一麼粗細的麵。

到了七月半，家家都忙着做這些過節的食品，在月亮高升時，一家老幼圍坐着吃米爛粉干和喝甜酒。

人是這樣歡喜了，推究所以要在七月里吃許多東西的緣故

(上圖) 大放饅口
施賊鬼，有
尼姑，秋波
法華，人也
流盼，入也
銷魂。人波
林。沙。作

(下圖) 大吃月餅
中秋節，大
餅，集，大
佳賓，先，去
佳賓，先，去
佳賓，先，去
佳賓，先，去



大概是慶幸秋收吧。

在另一方面，他們于一家聚餐之後，還想到鬼。於是七月半的夜深時候，可以看見田野間一處處焚化紙錢的火光，有許多地方却請了道士作功德，名叫蘭盆會。這經一功德一是賑濟孤魂和窮鬼的，用鷄和豬祭祀，焚化紙錢，祈禱孤魂和窮鬼不作祟。

復興農村聲中的農民

溪 九

我們也不用多說現在中國農村是如何的不景氣，因而而致達到破產的地步，因為政府當局早已有相當的辦法，如農村復興委員會的組織，來復興崩潰的農村，救濟危殆的農民，像這樣的政府諸公，是值得我們稱頌的；所以也用不着我們小子來說現在農村是恐慌到怎麼樣？那麼樣？可是現在呢？這大約是農民的不自振吧！還是在上者未十分明瞭中國農村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到底崩潰到什麼地步？所以沒有收到指臂之效吧！我們不要復興則已，如其真的要為大多數的農民着想，我們應當腳踏實地的去幹！

要人們是住慣洋房，吃慣大菜，坐慣汽車，穿慣綢緞的，他們住在繁榮的都市裏，那裏曉得農村裏的實情啊！所以要他們來復興農村，救濟農民，這真是紙上談兵，沒有什麼效果的，因此我們在未復興農村之前，明瞭農村狀況，實是當先的急務！現在且來談談農村的不景氣狀況，以為復興農村的借鏡。

一，絲價跌落，育蠶蝕本 育蠶事業：是一般人民重要副業，亦是他們經濟來源最大的收入。以前每担鮮繭價值百元左右。因此沒有多少田地的人家，單靠賣繭子的收入，總在二百元左右，就是最少的人家，亦淨得五六十元，所以雖然他們沒有另外的副業，倒很能寬裕的過日，闔家鼓着天倫之樂。不幸近幾年來，蠶桑驟然失敗，農民失了經濟的來源，大多數已成「竭蹶」「困難」的狀態，尤其是今年，鮮繭只有二三十元

一担，乾繭是像爛狗屎一般沒人要，可憐啊！像最近我們的村上，有個吳某，非特沒有賺錢，那知還要蝕本啊？事情是這樣的：吳某家裏沒有多少田產，希望養蠶得幾個錢度日子，所以拚命買桑葉飼蠶，據說葉子每担價值二三元，夫妻兩人一個女兒，披風戴月的忙着一個月，結果繭子雖然養到一點，因為鮮繭賤的緣故，所以化費了三四元，去把繭子烘乾了，後來因為急於需用，如錢糧糶米啦！會錢啦！和柴米油鹽醬醋茶等開門七件事，借貸無門，繭子又沒有人要，此時乘機而出的奸商們，擁着雄厚的資本，抱着救濟農民的目的，實行其毒辣手段，遍貼廣告，招徠貧人的繭子去押錢，利息是每月三分的大頭利錢，可憐等到繭子出賣，得到的代價不過三十幾元，連做償還桑葉錢，蠶種，烘工，租金等錢都不夠，自己的人工當然是白廢了，因此一家數口，只好挂在西風里喝西風啊！像這樣的情景，我看除了老吳之外，其他同樣人還多着呢！

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這是描寫社會上貧富懸殊的怪狀，富衣足食的仕女們，是沒有凍餒之慮啊！他們仗着先人的遺產，任意吃，着，嫖，揮霍，他們的心目中除了談戀愛，看影戲，跳舞等外，那裏會關心什麼農村啊！農民的困苦悽痛，他們那裏會知道啊！就是知道，也不會介意的吧！農人們費了一年的辛苦，祈望着稻麥登場。去年因為大水災，顆粒無收，沒有錢，也只得糊粥充飢，孩兒向父母親鬧着飯吃，餅吃，可是米囤裏呢！空空地沒有一粒米子。

張林氏是個六十多歲的婦人，兒子媳婦在上海做工，工資是每月四五元，家裏除了老母外，還有二個孩子，所入的那裏抵銷得過支出啊！所以一個錢看得像磨盤大，什麼米啦！油鹽啦！屎水錢啦！都要靠他倆做出來維持家庭，孩子們是不知道家裏的困難，大鬧着要吃，沒辦法，麵皮餅，清水糊，還當大菜大肉吃呢！有時還賞他（孩子）幾個把掌哩！

三，田屋築路悲憤自殺 東南交通展覽會，舉行在即，大約是對於交通事業很注意吧！所以什麼汽車路，不得限期築成，一個明文下來，於是縣長啦！區長啦！馬上集議建築，要是否則的話，必定要受撤職查辦的處分啊！命令如山，規定從某鎮到某站，經過某街等，以及沿路田產收歸公有，有礙該路兩旁的房屋，及其他一切不管私有或公有，統限某月某內一律拆除，不得變更，平屋每間給拆除費十五元，樓房倍之，若限期不行，則由公家拆除將料抵工，……等因奉此，……小百姓那裏敢違拗喉！這樣一來，富者因水牛背上拔根毛，無關痛癢的；就是良田充公，房屋拆除，也不算得什麼一回事，可是窮小子呢！所有的也不過一畝或八分，全部房產不幸適當其衝，那沒有辦法，只得奉命，坐以待斃，有的靠了一（或）二間房子的租金來過活，現在根本住也沒有，租金從何着落？要是生的話，那無立錐之地；要是死的話，更無七尺之土，有的向縣府請求津貼，有的要求大人先生們免拆，開開恩，給窮小子一個活命吧！說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功德無量阿！可憐！這般貧民，終究不能如願，不得已，只好和閻王拚命了。

無錫

吳觀蠡主幹

創刊最早 銷數最多 之內唯一 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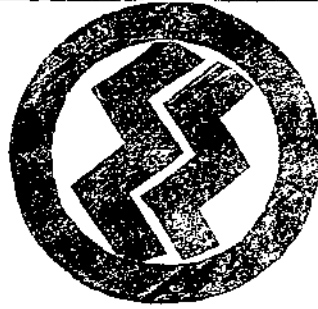
錫報

電信靈通 六新聞豐富 大攝影迅速 特副刊雋雅 色商情詳細 印刷精良

登載廣告 效力最大 每週加出 漫畫及電 影等 各種特刊 惠先費報館本函選請閱訂埠外

(地址) 無錫後書院街(電話) 五八八號

註冊商標



三三三牌

潔白如雪，
柔軟似綿，
天天使用，
快活欲仙！

華安織造廠出品

發行所：上海福州路八二六號

電話：九五四一一



本欄歡迎投函，想以趣味為中心，不過正在經緯的問題，也可以談到，在可能範圍之內，也擬解答讀者的問題。但不致酬。欲私函答覆者，請附回函郵資，亦可照辦。

(應否禁止男女同學?)

編輯先生：

在這人心將古的年頭兒，又加之以新生活運動的內外兼攻，中國幾乎將有復興之望了！不見一些憂世先生們在熱烈的提倡禁止男女同泳，男女同行，男女同什麼什麼的「大防」嗎？真是漪歟盛哉！

但最容易鬧毛病，也會鬧過毛病的男女同學，卻不見有人提倡過「禁」，(也許是咱們見聞太淺，未得聞知也未可知)這真使人疑慮莫解，這也許是智者千慮的一失呢？還是認為在當然禁止之列不必提起呢？還是恐有所觸冒而投鼠忌器呢？

查孔夫子曾說過有教無類的話，當然是說教育不分男女的；在這正尊孔的年兒，到是不便來這對面刀槍的措施，可是孔子三千弟子裏頭，是否曾有女弟子參雜其中：固不可攷，但七十二賢人裏確是沒有女同學的份，這彷彿不假；孔子曾見過南子幾次，但是否南子曾給孔子拿過束修，及孔子曾否收留與是否有意收留這個女弟子？也無從致證，即是收了以後，是否讓她同子路他們同學，也是問題。

這樣看來，我們就是公然提倡禁止男女同學！以古之所無

作根據，也未為不可。

我會把這番意思同不少人談過；有人主張這是無問題的應當禁止的；他還舉了不少古禮上的證據(恕我記不得原文了)：什麼男女受授不親什麼女子到多大歲數便不許出閨門，到多大歲數便不許同男人一棹吃飯，列到多大歲數，就是說兄弟也不許同棹吃；到嫁過以後，同弟兄說話，便只許一個在屋裏一個在院裏了。

如此看來，男女同學還不禁止，更待何時？

還有些折中派的人，以為男女同學，是要男女的知識發展均等，不是根本要不得的；只要同學不同班，再不然小的時候同學，兩小無猜沒有什麼，到大來，再把他們分開，也未嘗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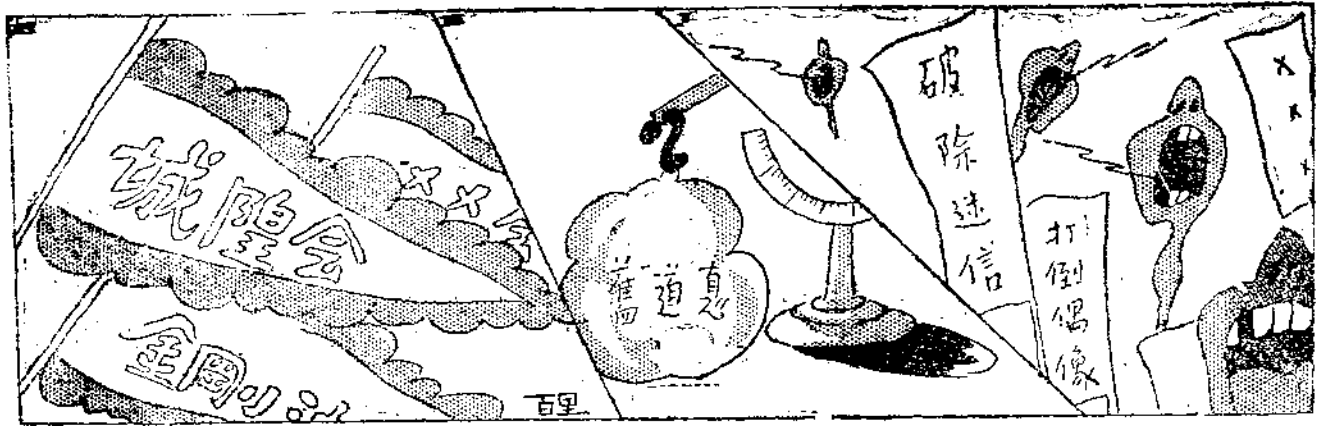
這不能使人贊成的！因教育部自訂有課程標準，知識的展均等不均等也不必因同學不同學而左右的；至於說兩小無猜，便免不得耳廝斯磨；到後來大了，少不得難忘舊情，鬧起笑話來，且也！小學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一人生格的養成，從小慣壞了脾氣，大來還怎麼管？

是男女同學，早應廢除，彰彰明甚！我以為邦人君子都應參加提倡，庶幾中國復興前途，才有希望，先生以為如何？

敬祝

撰安

讀者王化舒九。四。北平



三部曲 奚家驊作

化舒先生：

尊見甚是，男女實應分校，因男人有男人的責職而女人有女人的責職，責職各不同，教育自當分別，不獨風化世道關係也。近日上海某女校長創了新良母賢妻之說，也有矯正頹風的意義，德國的希脫勒皇上既以女子生育為唯一之大業，則新良母賢妻之教育，亦應以會生兒子為吃重功課，而其他家事割烹等等反在其次。未知某女校長以為然否。吾獨怪某女校長為什麼不伴了丈夫在家中養兒子，却來學校當校長拿薪俸買汽車也。況且他們既是以前戀愛結婚，現在應當先有一舉良妻賢母的實際做給社會上看才對，若一味空言而且行不願言言不願行，則難免要受衆口之罵而飯碗搖動矣。女子第一要旨在生兒子，主張良妻賢母教育的，在首先回家去生男育女，如此方合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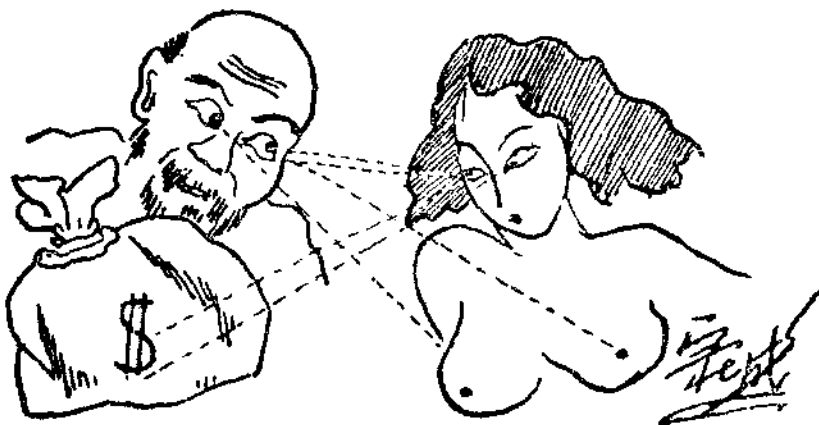
這樣此種新教育實行後所有的女子，全體回到家庭中生男育女了，男女同學可否問題，不解決而自解決矣。因學校非生育之地，只有家庭乃生育之地，故女人均須回到家庭，自無受任何教育之必要，女人不必入學，何來男女同學問題，所以良妻賢母教育，不問其為新為舊，總是解決問題的絕好指針，又深合於女子

無才便是德之古信條也。鄙見如此，未識高明以為然否？

總之，女子是不要教育的，搽粉施朱，她們有天生的天才，也不必教育而能，其他服用化妝，均不必從學校教育入手，女子可以不用有學校也不用入學校。即男人也何獨不然，我主張一切學校關門，倒可以省出一筆經費來用到別的地方。反正沒有教育，讀書人也不會就沒有。況且讀書人又有什麼用。

記者

含情
各在
不言
中
劉宗城作





林翼中告各縣長書

民政廳長林翼中，日前出巡，所過窮苦各縣，縣政成績殊稀，深有所感，昨特發告各縣長書，以韓愈于成龍之官窮縣，與利除害，陶然以樂相勸勉，望各縣長勿自非薄，原文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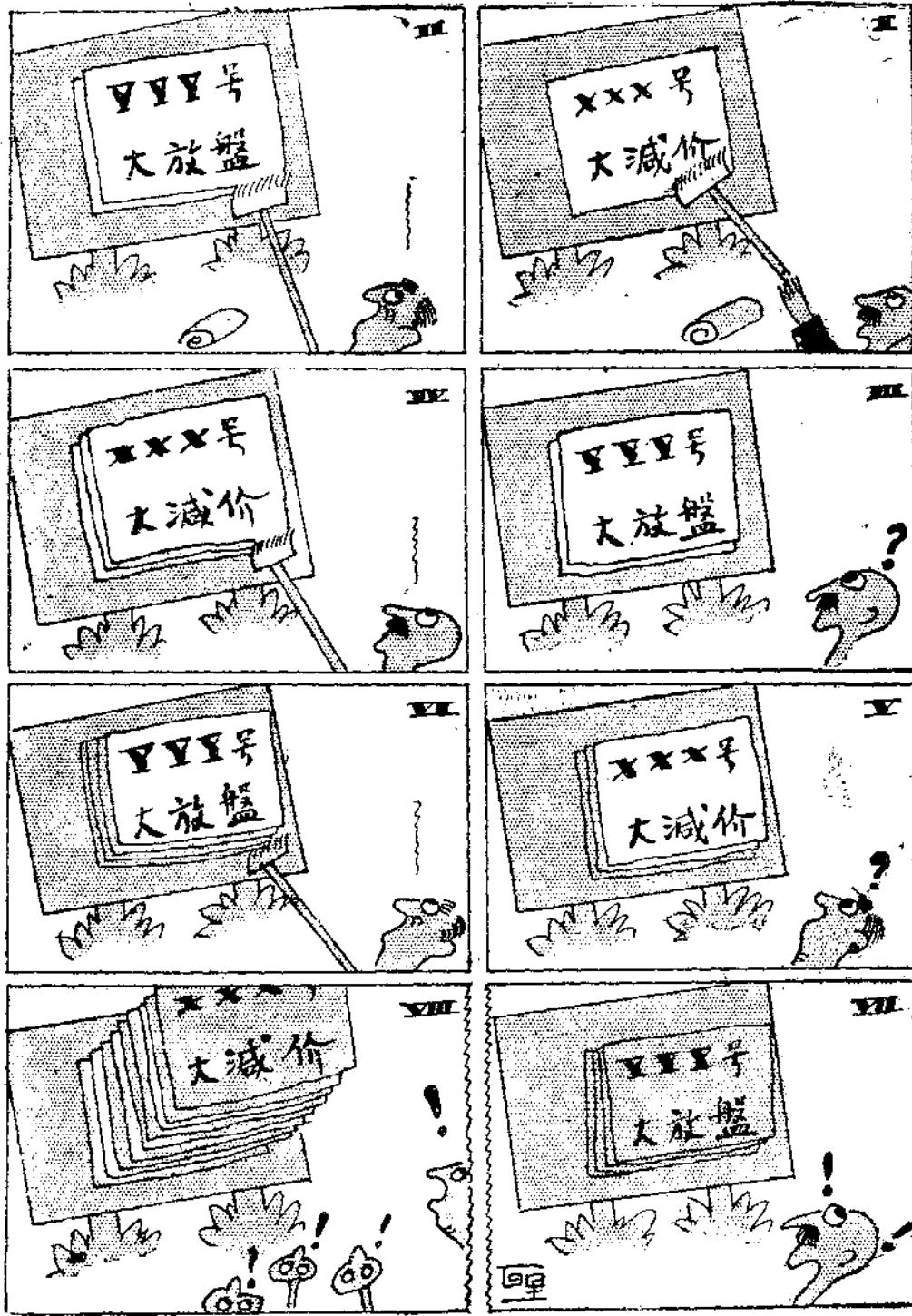
翼中承乏民政以來，輒聞人言，今之縣長，可爲而不可爲。問何以不可爲？曰，窮僻之縣不可爲，貧苦之縣尤不可爲。年來屢次出巡，所過窮苦各縣，考其縣政，成績殊稀，區區私衷，怒然不安。此次周巡瓊島各屬，心所感觸，與前略同。今本私衷所欲言者，爲各縣長言之。昔唐之韓愈官陽山，其送區冊序：極言陽山爲天下之窮處，郭無居民，官無承尉，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而與冊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又清初于成龍官廣西柳州羅城，其與友人荆雪濤書，極言其縣靡之荒陋，甚至支茅穿漏，四無牆壁，從僕

數人，不死亦病，家信斷絕，年又一年，而申明保甲，誅戮命犯，督剿鄰盜，與利除害，官民親睦。翼中往者讀韓之序，于之書，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爲人，而於韓序所稱語區冊以詩書仁義之說者，於于書所稱，利不苟趨，害不苟避，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者，尤歎古人能人所難，雖在異世，猶生敬慕。今號爲窮僻貧苦之縣，其窮不至如唐時之陽山，其苦不至如清初之羅城。且縣府經費，皆已規定。佐治人員，亦得辟置，缺雖稍瘠，事尙可爲。身任縣長者，如自信能力足以辦事，則不當畏難而不爲。如認縣長乃爲社會國家服務，尤不當畏難而不爲。况官民相親，事自易辦，倘本身作則，教民使化，一縣之人，皆深信仰，然後量度地方財力所及者，次第興革。信而後勞，必收衆擎易舉之效。于成龍書稱民族婚姻之事，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益教民使化之模範也。傳稱于成龍在羅城時，革重耗，減鹽引，招集流移，勸墾荒田，則量力與革之模範也。韓愈居天下之窮處，而

以詩書仁義之說語其賓客，平時修養深沉，時代綿遠，尤可想見。今之縣長，如地非衝繁，政務必簡，正可以其閒暇及時修養，庶得增加學識，以爲他日負擔重任之準備。翼中期望於今之縣長甚深。故舉韓愈之官陽山，于成龍之官羅城，剴切爲各縣長言之，各縣長毋自菲薄。當思媲美前人，大之于國計民生多所裨益，小之於個人前途，可期達到。此翼中所夕以冀者也。茲將韓愈送區之序，于成龍與友人荆雪濤書，彙印分發，并附翼中最近演講詞三通，欲厲艱難不避之精神，則取于讀書之，欲知在日修養之要，則取韓序讀之，至於演講之詞，則今日公務人員所認識者，可供參考之資。翼中暨各縣長同發行負之責，願共勉之。民國廿三年八月，合浦林翼中。

湖南五十老婦求偶啓

姜少長名門 夙姻禮教。及笄而嫁。喜夫婿之風流。舉案相莊。鼓琴瑟而好合。詎好事多磨。良緣天妬。十載歡情



爭競 作家笑

一朝慘別。從此秋月春花。無非增感。慘衾孤枕。益觸秋思。數念年之寂寞。嘆半世之凋零。然而守節廿年。對死者堪告無愧。(?)及時行樂。在生者未免有情。况擁資巨萬。試問遺諸何人

。子然一身。若敖終嗟其餒。不若召夫養子。繼後承宗。既可對先夫於地下。又可養餘齒於生前。一舉兩得。正義發情。至妾雖已五旬。正似徐娘之半老。氣血尚旺。定如健婦之宜男。倘有中年

壯夫。身無家室者。如願詩題紅葉。箭射雀屏。請先通訊。賸似照片。合則定期面談。否則恕不作復。良機難得。天緣不易。幸勿交臂失之。而事後扼腕興嘆也。再妾之徵婚。雖不限資格。不訂條件。然趕趕夫

。無業流氓。幸勿枉顧。即不幸而為所朦蔽。則佳偶變成怨偶。結婚而復離婚。白滋紛擾。雙方不利。其留意焉。是為幸。



大角之角
祝希澄作
此角也將危
害太平洋之
太平，願國
人留意之。



口腹之累
吃飯也非想到愛用國貨不可，這做中國人真太辛
苦了。難道是一般人的過失嗎？
陸玉書作

這也是救國不忘口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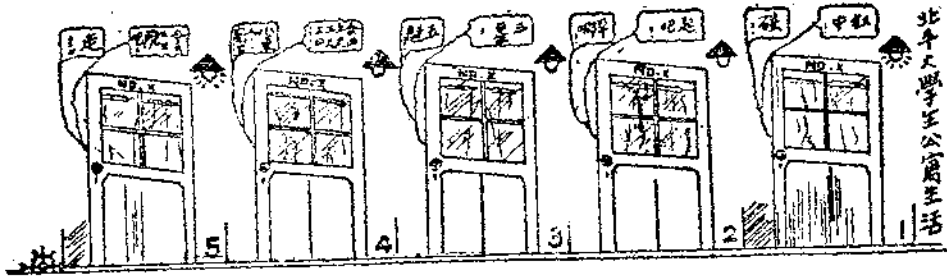
和平女
神掩面
祝希澄作
山雨欲來
風滿樓各
國競擴軍
備之聲是
昭示我們
些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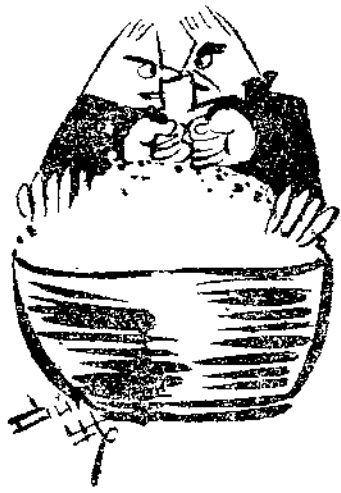
吾民其魚
此掠我漁業之盜，已更進一步做更兇惡的工作了
陸玉書作



學生之
呼聲
新學期又
開始矣，
公寓的熱
鬧已復舊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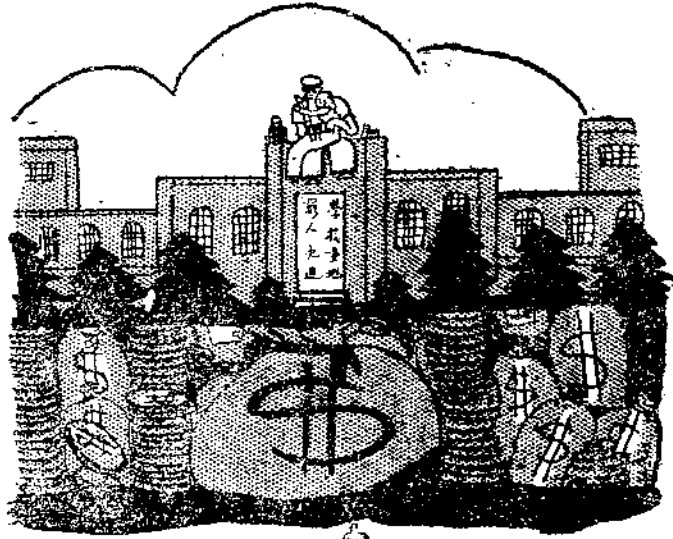


北平大學學生公寓生活 金樹延作 中國病態教育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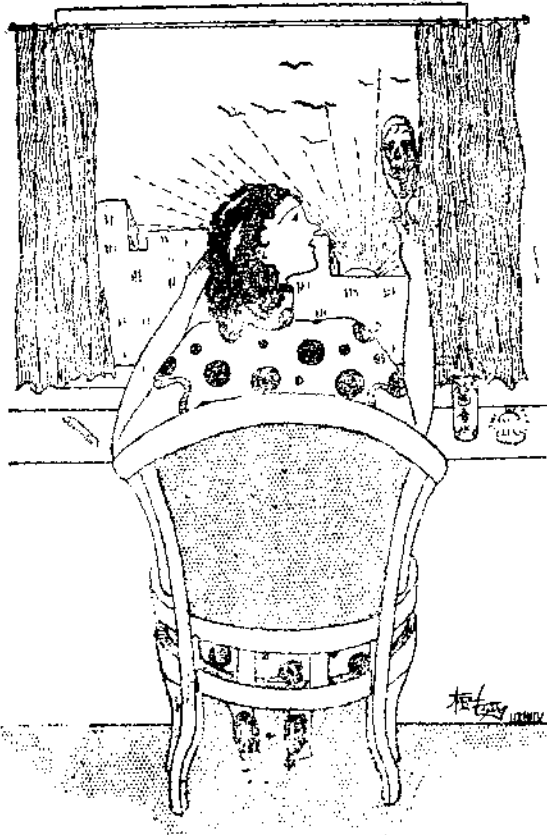


爭飯碗

余志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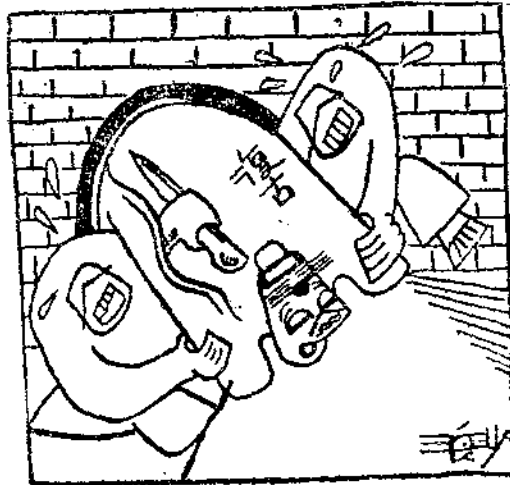


金錢與教育 梁清作
學校重地，閑人莫入。堂堂校門八字開，沒有銅錘莫進來。



秋陽黃昏 顧影自憐，青春易逝。夕陽無好，只是近黃昏，美人骷髏一重紙耳。

金樹延作



基督復活 林溪沙作
耶穌大聖，死而復活，凡屬聖道，莫不皆然。
把這層屍從墓裏拖了出來！

文壇畫虎錄

記詩人孫大雨

沈仁湘

最近底一年，我做了他的門生；從聽視二方面，歸結着這些對他的印象。

一張紫褐色的臉皮，粗糙得毛孔裏住得下蜜蜂，兩旁的鬚髮，大概沒經過壓髮的手續吧！蓬漲得起了兩只角，好像丫環的髮髻。個子是高大的，聲音是低微的。

第一次踏進我們的教室時，穿着一身雪白的嗶嘰西裝；眼鏡是硬脚托鼻樑，益顯得他面部碩大；嘴裏還咬着一只已熄的板烟斗。

照例，第一課是閒談了事，下課後，我們根據觀察底判決，這是一位『好好先生』。

他教英文，方法很特別；叫幾個學生站起來念一段，一念就完事啦。間或提幾個生字給你講講；但是，你儘可以『出後門』向隔壁或背後去討救兵，假使給他看見，頂不過多對你笑一笑。所被叫到的，老是這麼幾個被他背熟的名字。

一學期以後，聽說學校當局有些不滿意他，於是他改變方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雋永為事，屬真實賞，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著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需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針，大大的唸一下『緊箍咒』，每課必有幾個人要被叫到講一節或一章，這樣，全班都會輪到，週而復始；所以你仍舊可以輪指一算，預測叫到你自己的日期，絲毫不爽。

學期考試的時候，在黑板上發現了許多標語：『歡迎詩人孫大雨』、『歡迎我們的天才教授孫大雨』等等。大概這是學生的馬屁心理，目的在冀望着他『眼下留情，于他也以為橫豎下學期就走，『怨家宜解不宜結』，於是乎『心照不宣』。

他很贊成『Tutor制』，他說你跟着一個Tutor，天天抽煙，也自能抓得大把的學問。記得有一次，他請我們一班學生到他家裏去茶話，談的是我們喜歡何種英文教材和其他閒話；他特地開着整聽的『茄力克』請我們抽，還有他夫人親煮的牛乳咖啡。一班裏共有三十多個人，分三次赴會，他深恐怕有人去吃第二遭，所以特地在教室裏再三的慎重聲明，說『去過的別去啦！』

他常常帶着一位嬌小摩登的女士在西湖邊閒走着，（最近這樣的一對，曾在上海出現。）好像國內某小品文刊物說他那村尊客，沒人會愛他；怎見得？

他家裏供着好大的香案，聽說他對中國的神，十分虔誠。他溜在外國好幾年，却沒有墮入十字架的圈中。

他是清華公費留學美國的，他對於譯詩方面，已十二分有信心得，尤其對於莎氏的劇本，能透澈地欣賞。他常有譯品散見各文學刊物上；恐怕知道的人也很多了。

他那副『好好脾氣，』不知什麼時候學成的；前見某報附刊有段關於他的記載了姑且寫出來大家再看看，真假待證：他在山東某學校教英文時，學生很怕他；一天，雨下得很緊，教室裏祇稀落落的坐着二個學生，他發怒地問道『爲什麼不來上課？』一個學生給他一句幽默的答語，道『他們都怕大雨』。

上學期他是在浙江大學，下學期聽說有脫離的消息，不知這位富有天才而幽默的詩人到那裏去找飯碗？

記董每戲

董依薇

這是一位新進的劇作家。

據××批評家說，他的作風極似武者小路實篤；他自己也居然表示承認過這句話。不過依我看來，在這所謂極端的『風馬牛』（註）的中國，這句話自然也不免會帶點『牛』。

他是浙江溫州人。還只有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個子不大高，嗓子倒響；平時總慣愛掛着金絲眼鏡。

父親是一個破落了的資產階級者。他在十七歲那年就加入××黨，因工作太吃勁，被通緝，乃逃亡在外。並且還經過日本，故日文亦頗『過得去』。

他發表文章不大用筆名，據我所知道只有一個由『每戲』二字變了音的『丐丐』。

自他的處女作劇本『C夫人肖像』出版後，聲譽大進，上海各大劇場都曾公演過該劇；並一躍而爲『駱駝』，『三光』……等三戲院導演。——登龍成名矣。

他還在濟南××高級中學教過書。據一位在那裏『受』他的『業』的朋友寫信告訴我『……董先生別樣都好；只可惜有一件事却不能稱道，就是上課時總是慣愛朝着女同學講。好像他教學的目標可是在女同學似的。……』云云。很用功。閒下來還是時常研究學術。

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光是在去年七月裏，他因爲要與家中『鄉下老婆』離婚而跑回故里——溫州來。人真客氣。滿臉只是笑。

那時候他給『文化列車』寫了好多稿。

直到今年春天，才又跑到日本去。據他說是考察兼求學，其實他却在那裏一家××輪船公司當中文翻譯。月薪薪水二百餘元。

現在，日本各刊物上他有好多的譯文。

各位且慢看下面，我還要稱一句：『他還會填詞，柳亞子曾深爲佩服，』——此言是他自己對友人所發。

註：『風馬牛』者：出『風』頭，怕『馬』屁，吹『牛』皮，之謂也。

記 二 編 輯

黑 炭

一、湯增敬

我認識湯增敬，屈指算來，已經有三年了。記得那是天下午，因為我的一封給他的信，給他在一個什麼文藝週刊創刊號發表了，我有點話想和他談談，所以很冒昧的闖進了晨報館（他那時榮任晨報館編輯），把名片交給茶房，順着關照他，我是會湯先生的。於是不一會工夫我便蒙「請」入那狹小的，陰沉沉的編輯室。

他正在埋頭整理文稿，但是我一進來他便把稿件一丟，連忙站起來，很客氣的應酬，因為我們是初次會面，自然「開場白」總是那一套「久仰」「豈敢」濫調，彼此間多少有一點拘束表情的。但是話一說得多，我們年青人原有的天真終是浮露出來的，於是一會兒我們便像久別重逢的知交那樣談天說地起來。那天所談的，大約是關於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如文學的形式，文學的內容，等等，彼此都暢所欲言，發揮得淋漓盡致，若果用一句新聞記者的濫語來形容，那末那一天我們是「盡歡而散」的。

當我們握別後，我出了晨報館的大門，我深深的感到「記者」飯是十分難吃，因為湯編輯那枯槁的黃臉，那憔悴的精神，那深陷下去的眼睛，給我一個惡劣印象，而對編輯先生的辛苦勞作，發生惻隱似的同情與憐憫，感到他們爲了大衆服務而犧牲精神與肉體，我們讀報的人焉得不對他們肅然起敬？

也許湯君是抱「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云云宗旨吧，他于艱苦的生活中，仍是發奮讀書，以圖深造；卒之，現在他算是「有志竟成」了。于是我覺得「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雖是一種封建意識，但是吃得苦中苦、方爲一個社會上有用之人，那却是無可諱言的真理。

他的著作生活很早便從事了，遠在泰東月刊時代，他已經在該刊上發表了很優美的詩。後來和友人創辦過刊物，自己經營過一個星期文藝，拉名作家爲撰稿者，故對於文學上貢獻頗多，他的年紀雖然尙輕，但是出版之著作已很多：如現代書局出版有幸運之連索，如廣益書局出版有小品文作法，以及某書局（因一時想不起其名）所出版之小說，散文，詩歌等書，湯君對文學諸部門都想嘗試，其志願不能不算大，所以湯君前途實在未可限量也。

不過爲了生活，他不得不幹編輯生涯，他現在爲時事新報編輯特刊，所謂特刊者，即每週發刊之時事新報學燈也。他本是致力文學的人，現在在却變了「萬能博士」（言其編輯之刊性質複雜也。）所以時間上就不便隨意去專攻文學，這確是他的苦惱事情。而且近來他又主辦民光中學，兼在各大學授課，所以忙得不亦樂乎，自然臉孔更清瘦，更憔悴了，我不禁爲湯君之身體擔憂，祈湯君珍重爲要。

直至現在記者執筆爲文時止，湯君仍是「獨身」，問他爲什麼不設法去弄一個女人安慰安慰？他便搔着頭，頗悽愴地說道：

「因爲沒有對象呀！而且我忙得不開交，譬如想弄個女人

，要同女人多多去看戲，吃飯，跳舞，……可是我那里有這種閒情逸致？」

二，陸錫楨

我像一個小偷忐忑地闖進了華安大廈，我一入了這樣布爾喬亞的富麗堂皇地方，愈覺得自己的衣裳是非常寒酸，一種無名的羞恥馬上浮現心頭，後悔入錯這樣高貴的地方了，于是脚步下意識的狐疑起來。但是心裏一想，剛才門警那樣向自己射着怪疑眼光，而今兜了一個圈子又罵上去，說不定他要懷疑自己是「歹人」呢？于是終於鼓起勇氣，冒昧的向鐵柱子裏的職員說道：

「華安編輯部的陸錫楨先生在嗎？」

「在。」那人淡淡地答，「請你稍候。」

說時遲，那時快，我正在「稍」候，那鐵柱子裏便出現一個身體健康，臉孔白嫩，高個兒青年，那職員揚着手彷彿「介紹」似的，我想這一定是陸先生，于是我便順機會毛遂自荐，說自己身何許人。我的話仍沒有停，他已笑着臉說聲呵，密斯特，「而且請我先到那邊會客廳坐坐，他說他馬上來。」

一踏進會客廳，我的心又浮起一種無名的羞恥與惆悵，看着那滑光光的地板，看着那雪白沙發，看着那種種富麗的裝飾是我正像劉佬佬初進大觀園，心裏雖充滿欽羨，但是劉佬佬畢竟是劉佬佬，心總是不安，手脚總是不知所措，幸而他匆匆的來了，打破了沉默的雰圍：

「請坐，密斯特。」他又是很客氣的說道。

「哈哈，不要客氣。」

我們是「禮儀之邦」的國民，而且又是「知識份子」，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客氣一番自然不可免的事。這已應了「等因奉此」的習慣。但是我的心內仍不時的想到病倒了的同鄉，以及自己的費用，于是便不管唐突，不計冒昧，單刀直入的問他一聲，暗示自己的來意，

「密斯特，我的信收到了麼？……」

「呵，收到收到。因為這裏匯兌的事是××銀行辦的，該行與××不通往來，真對不住！」接着他又表示令我親自來取很感到歉意，並且聲言，今天可以當面付稿費了。

說到了稿費，自己內心裏雖很想要它，但是自己並非「作家商」，何必斤斤于「稿費」？所以我不再談它。反正他已答應今天付。于是我問他近來仍供職新聞報館否，好把大家的話匣子打開，

「因為我主編了『華安』『華美』，事情太忙，所以不得不辭了報館職務——不過仍担任該報撰述。」說時，他似乎不勝那種勞碌似的稍皺了眉端。

接着他又諄諄地解釋，說他的編輯方針，如何的把華安編成通俗的大眾讀物，如何的把華美輯成「語妙」的較高級趣味的讀物。說起「語妙」趣話更多了，所謂「語妙」也者，即英文Humour之音譯，按此英文林語堂主張譯「幽默」；且出版「論語」鼓吹之，因之「幽默」便風行一時，時至今日，幾無人不曉「幽默」矣。正因為「幽默」如此普遍地流行，所以「幽默」便變了質（因

爲名詞本身含混，易令人誤用，據說。好似一些與「幽默」絕緣的行爲，人亦呼之爲「幽默」，此亦「幽默」，彼亦「幽默」，「幽默」云云，使人如墜五里霧中，看不清楚其廬山真面目。因爲「幽默」如此流弊滋多，所以華美起而主張「語妙」（理由詳見該刊創刊號）現在華美雖只出了四期，但給人的印象是很深的。剛出了四期，銷路已很普遍，那末，來日方長，華美之前途實未可限量也。

接着我們還談了許多別的話，但是想起自己有要事待理，終于起立告別。「有空希望常來談談。」他又是微笑地說，鞠躬，我出了華安大廈之門，心裏想；我見過的編輯老爺雖多，但要算他是最和善最誠懇的了。八月十二日。

談談歐陽予倩

梔子

在本刊，關於歐陽予倩的記載也算多了，如歐陽予倩在福州，歐陽予倩的印象等，不下數篇。但現在我還要寫一篇來湊起熱鬧，因爲，以前我曾經寫過一篇唐槐秋的印象，於是便想起這位「肥婆京旦」在廣州辦戲劇研究所時的種種事實。

他是一位歌劇家，「肥婆京旦」便是他在廣州時的渾號，因爲他老先生身材不高，但胖得像大塊頭一樣，而演劇時像梅蘭芳一樣，總是飾旦角，所以便得到這個雅號。「肥婆」者乃廣東話，就是肥胖女郎的意思。

他在廣州辦戲劇研究所是四年前的的事了，那時和他合作的有唐槐秋，胡春冰，及前南國社社員多人。他是負責歌日部分的

這責任。他對學生是很嚴格的，他指導學生排演某一劇本時，在劇本裏舉凡每一劇詞，每一舉動，都非背到爛熟不可，絲毫都不肯輕易放過的，所以在他指導下的學生最不能偷懶。而且位老先生能夠以身作則，表演未純熟時是始終不肯停頓的，學生雖然十分疲乏也不能休息。所以學生很怕他，凡是過到他導演的劇本，一定大搖其頭，說「捱唔住」（即吃勿消也。）

他雖然這樣努力，但結果很令他失望的，戲劇研究所他苦心經營了一年，結果，話劇毫無成績，歌劇祇是得一套「楊貴妃」問世。這營盤經了一年多的「揚貴妃」上演，算是戲劇研究所歌劇方面空前絕後的一次了，但上演的成績呢，演員們的動作呆若木鷄一樣，面部的表情更談不到了，說刻薄些，真像在演木人戲。

後來，廣州改變了，戲劇研究所關了門，他們離開廣州了，離開廣州後的情形，我便不知道。

梧州的青年作家們

魯民偉

廣西是一個山國，且是一個貧民窟，所以教育不甚發達，文藝界也就寂寞得可憐。我說：『沒有出版物就沒有培植新作品的園地。』廣西這個荒蕪的山國就是如此。若果某有一粒文藝的種子落到那裏，必然很難化育。好笑的有幾位「拓荒者」他們不自量力地竟在那山國焚林去草，大開園地，撒下種子，現在正長着嫩綠的新芽；將來能否成長，開花，却難預知。

這幾位「拓荒者」都是廣西大學的學生。他們的園地是『

梧州《民國日報》的『宵征週刊』，和『大公報』的『子夜』及一家印刷局。他們很努力，過去一年的成績都很好，將來結果如何，我們且不必去預測罷。現在我要說這位「拓荒者」了。

(一) 玲心

玲心，原名張達心，他有一幅小白臉，見人很愛笑笑，笑得眼睛都眯成一線。那張小紅嘴像小艇子一樣的常左右擺動，他的性子太過於溫柔了，同學們常叫他『密斯張』。某一次演劇他扮一個失學失戀的青年向着一位摩登姑娘哭訴心中的苦悶，台下幾位看者很頑皮地逗他笑，他竟笑了。

他寫作最勤，課餘即筆不停住的寫，最低限度每天也寫七千字。『宵征』和『子夜』無期不有他的作品。他的筆調很像張天翼。他的技巧比較這一羣裏的人們都要圓熟。他於寫小說外，詩和戲劇都來得。不過，他的發表慾太大了，在梧州幾乎無天不見他的新作品。

他的筆名太多，有時候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

(二) 豈門

「這個人有點特別的性子。」戴老花眼鏡的馬君武曾經這樣說過他。

他的原名是梁廷闈，頭髮留得很長，且又很蓬亂，似乎他沒有買過梳。但是，自受軍事訓練後，他却常剃得很光亮的。他走路總是慢慢的踱着短步。但是，他寫文章却快得多了，某晚飯後三小時，我從公園裏遊回來，他已寫足一萬字。

他很愛讀魯迅的作品，人們睡覺了，他還在路燈下細讀，

不過他的作品一點也不學魯迅，他不寫短篇，在『宵征』上發表的中篇『都頭他們』一篇曾引動了許的讀者。去年發表的『鳳嬌』，行文最為細膩。他不好把新成的作品隨即發表，在箱底總埋有十餘本稿件，常常給朋友或自己看了又看，改了又改，更易數稿，方才發表。報館向他索稿時，他常含着笑說：『過幾天送去，過幾天送去。』於是，賴稿債了。

(三) 原波

人是那末高長，臉削瘦而且黑，健談，見舊友常嗷嗷不休。原是黃原波，是一個強硬的青年。他聽到白崇禧演說，於是遂決意離開大學生的美滿的生活，去投考中央軍校，臨行時，僅帶着馬君武從袋裏掏出給他的九元二角小洋。

他所寫的文字不輕易發表，有時窮得沒有錢買烟了，才想想把稿子寄出，騙騙點小錢。『申報』的『自由談』，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都發表過他的散文。今春他在『宵征』發表『故鄉』一篇，因為描寫他本縣的實事，曾震動了當地人士，一般豪劣無不含怨。他的好友覃君在縣政府當科員，亦幾乎因為是這篇文章的作者的朋友而去職。他寫作很勤，無天不寫。不過寫得慢一點罷。我希望他不要太吝惜自己的作品，應當發表的有機會就發表吧！

投考軍校雖名列前第，但却沒有進去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現在祇忽而上海，忽而北平，忽而廣州，忽而梧州的到處飄流，生活不安定，這也許是他的作品產量減少的大原因。

(四) 尼基

尼基原名楊日基，他的投稿的歷史已有七八年了，他在初中的時候曾經在「學生雜誌」「學生文藝叢刊」「梧州民國日報副刊」上讀過好幾篇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說。他寫的散文很美麗；詩也寫得很好，不過，他是崇拜象徵主義者，所寫出的詩不能深入大眾的眼裏去罷。

記得去年軍事訓練的時候，他很好愛野外演習。某天，他把裹腳打作很奇怪的花樣，却被罰在烈日之上站了廿分鐘，後來他就深恨那些帶點牛氣的軍事教育官了。他所寫的他說是另具一種奇特的筆調。

去年陰歷十二月三十日承編「梧州大公報」的文學週刊名目「子夜」。他的散文常（化名）按期在那裏發表。

尾聲：這幾位少年雖然好愛好搖筆桿兒，寫寫點稿在報紙屁股上發表，不過，他們的環境太壞了；且他們在廣西大學所讀的又非文科，（廣西大學祇有理，工，農，礦四院）我希望他們努力的幹，改造環境和另選途徑好了。

讀了「施塾存聲明」之後

李大生

編輯先生大鑒：

頃者，由郵差遞來貴刊第三十七期一冊，看見「施塾存聲明」一文，讀完之後，頗為難過，因為施塾存先生，對我雖不是當過實際之教授，也經上過二三十分鐘有名無實的課，我雖然認定施先生對於舊文學沒有深刻的研究，未免犯些輕視師長的罪過。但是人類所有的印象，多是由過去觀察中反映出來，

有時因觀察的錯誤而印像隨之錯誤，此本是常有的現象。我從過去的觀察中，認定施先生對於舊文學沒有深刻的研究，如屬絕對錯誤，施先生大可聲明據實辯正，又何必說：「現在我可以自己來替李先生證明，他的認定是不錯的。」施先生既有自知之明，又何必饒舌費詞！

施先生說：「發現這位李先生所記的似乎並不是印像，而恐怕是一種幻像。」究竟什麼是印像？什麼是幻像？我在××學校之中，對於施先生的丰采，及上過二三十分鐘的課，而至於辭職不幹，其一切的行動表演，我都是目見親領的，安能謂為幻像呢？最好施先生再度聲明「以前在××學校上課的施塾存，乃是神出鬼沒，並不是現在的施塾存。」我既是白日撞鬼，自然絕對地承認以前所說的施塾存，乃是「幻像」。

施先生又說：「所謂教授也者，我截至今日為止，祇做過一個星期（實際上是祇有三天）在這一個星期中，我曾上過一班國文，這倒是不錯的。」繼續地又說：「至於我以後的辭職，我當然另有理由。」由此看來：施先生是承認有充過幾天教授了同時也承認辭職不幹是另有理由了！照普通的事理來講：施先生既接受××學校的聘書，就要到校上課；既是上課，就要講授；既在講授時間，就不應當說了一些空話就退班的。自退班之後，忽然又辭職不幹，而施先生之來去不明，又未見有他種特別事故發生，安能使我不認定施先生不是一知難而退呢？尤其是當施先生上課之時，學生都是手把一本開明活葉文選，在文選之中，第一課就是「非十二子」，我記得清清楚楚，為

什麼施先生却是記得學校尚未決定講義呢？說到施先生的辭職問題，在我的原文中是有說：「爲什麼施先生受了一課非十二子的迎首擊打，就行辭職呢？在施先生未說明原由以前，我至今還是認定施先生對於舊文學沒有深刻的研究。」現在施先生是聲明了，但是辭職的理由，總有說不出來的苦衷，使我到底都是不了解，施先生是因什麼辭職，又安能絕對相信，施先生對於舊文學是有深刻的研究呢？

此外關於沈從文先生的事，試向施先生何故越俎代庖，豈不是欲利用沈先生來虛張聲勢，而掩自己之醜麼？天下之事多得，請施先生可以不必！

說到××學校鬧風潮是有的，但是施先生的辭職，遠在學校發生風潮之前，可以說爲馬牛風不相及，施先生豈不是要借此機會來作護身符麼？尤其是說那個學校本身，因爲鬧風潮而隨即解體，更屬無稽；那個學校因鬧風潮而變換校長是有的，因滬戰發生第二年遷移到法界上課，內部發生分裂是有的，但是至今那個學校的「本體」依然存在；施先生又聽何人之言，以爲那個學校因爲鬧風潮而隨即「解體」呢？請施先生以後不用輕信謠言。

總而言之：我以前所寫的施先生印像記，敢說完全沒有攻訐之意見存在；我自來是抱着見到便說爲宗旨，因見施先生充當教授而不講授，在上課之時而又中途退班，到退班之後而竟辭職，我對於施先生所得的印象如此，所以我認定施先生乃是「知難而退」；如我讀了施先生主編的「現代」，看來覺得有相

當的興趣，也是直說出來；可以見到我對於施先生毫沒有攻訐之意。又如我在廈門江聲日報的副刊上，（七日廿二到七月卅一日）寫了一篇「略談我國出版的刊物」一文之中，所談及的十九種刊物，對於施先生主編的「現代」也是甚爲推崇而作義務之介紹，更可以證明我對於施先生完全沒有攻訐之意存在。至於此次我來寫作此篇「讀了施塾存聲明之後」，本是作「正當防衛」，並不是有意和施先生爲難，請施先生不要引起誤會。古話說得好：「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請施先生宜信此言。

查貴刊爲最有趣味之讀物，矜有僞君子的矜持，如章克標先生的私人意見信，都作公開的登載，以使社會上一種的黑幕揭破；現在施先生的聲明也登出來，以示無偏無私；而我此篇「讀了施塾存聲明之後」的辯正，希望先生能將此稿在貴刊登出，以昭公允，何如？

八月廿八日李大生謹上

編者案：

學問的闊大深廣，有令我們無從捉摸的，所以說不了解中國古文學，也是一極平常之事，誰又能說是了解中國古文學來。到什麼樣的程度可以說有研究，那全沒有一定的，況且古代學術未專門化，文學所包括至廣，要說了解已且不易，那裏說得上研究。所以不懂是應該的，我們要能坦然的自居於不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這一定不能是現代的儒者。那麼縱使施塾存先生不懂古文學，也不能妨其仍爲一個現代的作家。

運動員的不景氣 老曉

他們在C大學裏頭，都是各種運動的選手。每逢着國內開各種運動會的時候，他們自然鞠躬盡瘁地爲學校爭光，一方也爲自己出風頭。學校也特別優待他們。其優待的方法，有的是減學費；有的是免宿費；有的是學宿費全免，有的除免費之外還有津貼，此外還有功課方面的優待。

運動選手得學校的優待，是各學校的通例，但優待的程度，未免有差別。運動員受學校物質方面的優待，算是合理的事情；因爲運動員之努力於運動方面，自己固然獲益，學校方面收效尤大，即學校可藉運動員的獲得錦標的榮譽，以廣招徠。但學校在學課上優待運動員，似爲不妥，因爲學生來學之目的在研究學問，以期深造，至於運動方面，不過是課餘的作業，其目的是在鍛鍊身體，並非職業式的表演，而學校竟予以學課之優待，那豈不使他們反「客」爲「主」而偷怠了嗎？許多運動員程度不很像樣，就是這個原因。這不是我之信口雌黃，乃是實在情形。即今年某月某日時事新報也有關於這樣的言論。

學校優待運動員，有利也有弊。在利方面說，是使他們努力運動，且鼓勵其他不運動的增加運動興趣；在弊的方面說，是使運動員視運動爲正業，置功課於度外。

C大學鑒於這個原故，自此學期始，宣告退出各錦標制的運動會，一方面可免了優待運動員的舊例而減輕一筆支出的數目；一方面則唱體育普遍化——每一個學生都須認定一種以上的運動，每星期三個鐘頭。這種辦法的利弊，

「世外桃源」的學生生活的片段

濠人

第三十七節 師生會全場擁擠

燕大每一個禮拜要開一次師生全體大會，所有的教師和學生都要出席；即職員也可以參加。

學生的座位是編定的，每次由教務處派員調查座位；用不着點名，缺席的一看就知道。

學校當局對於這個會是十分認真的；他們希望在這個會中能夠增進師生的感情，和使學生們得以明瞭學校狀況。因此，對於教授們都請他們出席，學生們倘有缺席的，馬上就通告他們於下次必要出席。因爲學校是那麼樣認真的幹，教授和學生們就都熱烈的參加。學生固然很少缺席，即教授和職員們，也多樂意參加，尤其是外國的教授們最能遵守學校的紀律，很少缺席。

因此，會場上就擁得很；人數爲那麼廣大的禮堂所不能容，教授們便有的坐到講台上，學生和職員們又有很多是坐在後方的樓上。

在這個會中，先是起立唱校歌；後有學校和學生會的報告；接着，便是名流的演講。什麼胡適之呀，梁漱溟呀……都曾經在這師生會上演講過。所以，有一些學生就是爲着要聽演講而出席師生會的。

開會的時間，是在每禮拜×的上午十一點鐘起，到十一點五十分鐘止。報告的時間是很短促的，演講的時間也只有三十幾分鐘。因此，演講者常有超過時間的；這在別個時候原不要緊，可是十二點鐘學生要上食堂吃飯呀。於是演講者要是超過了十二點鐘，不免就有一些學生想着食堂上的菜已經端上了，心存怨望，盼不得那演講者說一聲『完了』，就馬上下台去。

第三十八節 紀念週一局殘棋

景氣了；他們以前在每一個學期裏，可省了數十元的負擔，現在則時時變了！

這，不過是C大學裏的運動員之不景氣，假若其他的大學也步了C大學後塵，那麼全國的運動員也同遭不景氣了。同時運動普遍的呼聲，恐不是從此而高漲，恐是從此而消匿了！因為凡人都存着名利慾，假若舍了此，誰願去做無益之爭？即大學校長，國府主席，陸軍司令，空軍司令，海軍司令，行政院長，考試院長，以及黃包車夫，清潔工人……，誰沒有他的名利慾呢？運動員固是人類，怎能沒有牠？

學校生活的回憶

潘西蒙

在悶悶的今天，怪沒趣地，靠在床上，回憶着學校裏的生活起來，想到風景秀麗而人物什九是黯然的母校，不免替牠可惜！偉大的黃浦；雄偉的建築；和叢叢的森林，隱約地在我腦中盤旋着，旋着；索性把那幾件有記憶價值的記在下面罷，作為永久的備忘錄：

一，開學之日

春季開學，恰巧是廢歷新年，致至中人缺掉了三分之一

二，消費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開幕，數百張票子瞬息間已全賣完。記錄好生驚人！

三，敲門

晚間，電燈熄了，隔了一刻，幾個會尋開心的學生將皮鞋格格地走得怪響，漸漸地走到正在吵鬧的幾間臥室中塔塔地敲了三下門，裏面便立刻止了聲，要是碰到聰明的，竟在裏

大學的紀念週，情形是很可笑的。燕大循例舉行的紀念週的情形，那更為特別。

紀念週沒有點名，沒有調查缺席；出席與否，十分自由。像這樣的紀念週，情形如何，是不難想見了。國民黨員的學生還大多不出席，何況不是國民黨員的學生呢？

舉行紀念週的時候，禮堂上的坐位，後半用繩子圍繞起來，不許坐；這原因只要看了掛在繩子上的紙牌就知道了，那上面是寫着：『請往前坐』。因為些少參加紀念週的人，都喜歡坐在後面；取其『禮成』的時候，退出去便利的緣故。在那麼廣大的禮堂上，後方坐了極少數的人，和講台上的主席距離得很遠，這未免太不好看了；因此，後來學校方面就把禮堂後面的坐位圍起來，使參加紀念週的人，不得不坐到前方去。

在以前，紀念週有報告，有演說，就有不少人是為要聽報告和演說而出席紀念週的；自後來有了師生全體大會，把報告和演說改在師生會中舉行，於是紀念週就純粹只有紀念的儀式了。這麼一來，出席的人就更少了。

究竟少得怎麼樣呢？這說起來真覺得好笑。在冬天，因為氣候寒冷，沒有功課的學生，不大能早起；這時候的紀念週，連主席唱禮在內，有時候就只有五六個人。

像那樣的紀念週，就如像了殘棋一般的：東角落裏一顆子，西角落裏一顆子，真是冷落得很。但殘棋雖然冷落，倒有點殺氣；像這樣的紀念週的冷落，却就只有若冷氣了！

第三十九節 選小姐男生白熱

自從歐風東漸，各大學就爭着競選皇后；一時皇后熱的傳染病大盛，且波及於其他各界。

同乎這個意義，燕大選的不是皇后，而是叫做『燕京小姐』。要有被選為『燕京小姐』的資格，必具備着下列等等的條件：一，長得漂亮；二，學問好；三，還沒有

面叫罵。——有一天，竟罵錯了訓育主任。明天，全室都記了一隻大過。

四，粉筆頭

上算學課時，地上的粉筆頭是特別多，一下課，第一排同學是好生意。——搶粉筆頭！

五，講白相

上XX課時，X先生起碼遲到五分鐘，上來便是幾個很奇怪的複名詞或單字：「假使」，「因為」，「所以」，「噢」？「噢」！接着便是講白相，每課起碼半小時。學期結了，書紙數了一半。

六，桃花江

還未上課哩，教課裏已有了一半人等在那裏。

「桃花江是美人窠……」李打頭，

「桃花千萬朵……」大家都附和着。

七，逃課

「喂！X這課阿是英文？」

「唔。」

「你預備逃課嗎？」

「當然囉！健身房張還在等哩！」

「這樣熱還是游泳好。」

八，吃大菜

上課還只數分鐘，辦公室裏的校役跑了進來，手中拿着的是張大菜條子。

「張XX！」先生叫着。

一個學生傾聽了他出去，一刻鐘後，笑洋洋地回到教室裏。

「嘿！啥格事體？幾角頭？」附近的人都驚訝地問着。

「選算幸氣，可以算一角頭。」

九，早操

嫁人。換一句話說：所謂「燕京小姐」，就是「冠於全校女生的才貌雙全的少女」。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名詞啊！和「皇后」比較起來，真使人有裕與豔之感了。

「燕京小姐」的選舉，先是由於男生的提倡；接着就在學校的刊物上鼓吹，請學生投票；結果那一位得票最多的，便當選為「燕京小姐」了。在選舉的期間，多數的男生都狂熱的進行着，甚至向同學「綁」票，選舉他們所擁護的人物；就彷彿如歐美的政黨政治，競選大總統一般。

選舉的結果揭曉了，當選的人榮膺「燕京小姐」的尊號；從此頓成聞人，為大眾所注目。她的蝦兵蟹將們——不，她的擁護者，也樂極歡呼，共慶選舉的勝利。

但是自然「九一八」的事件發生以後，大家認為在這嚴重的國難期間，不應該作這種玩意的舉動；於是「燕京小姐」的選舉，便隨同東三省（那時候熱河還沒有失掉）滅亡了！

第四十節 奪皇后女士爭風

「燕京小姐」的選舉既經停止，大家未免覺得寂寞了；於是合乎救國的意義的「健康皇后」的選舉，便應運而生。

先是由女部主任計劃來一個健康週，集合所有的女生，作種種健康運動的比較。在這個健康週裏，有健康展覽有健康講演，和各項健康的運動。並且，還有土風舞等等的表演呢。

關於各項健康運動的競賽，除個人的優勝發給獎章；和各女生宿舍作單位的比賽——以參加人數的多寡和優劣分勝負之外；同時又在參加的兩百多個代表中，依照科學方法的嚴格評判，選舉出一個健康皇后來，做全校女生的健康模範。

評判者除了校長和女部主任等等之外，又請了一位校外的有名醫生和體育家，切實加以檢查和觀察；事情是慎重得很，同時也有趣的很。

健康運動週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到了末一日，最精采的選舉健康皇后的一幕就到

「爲啥？」

「制服還沒。」

十，星期日的早晨

「哈！你們房間好懶惰！」

「滾你媽的屁蛋！」

「滾？」清早就開口罵人？十點鐘還不起來？」

X X X X

「飯廳粥已經收掉了！」

「還是合作社去。」

X X X X

「阿更！阿更！」

「喂！做啥？」

「女生宿舍去買兩角錢包子。」

十一，黨義課

黨義課，先生的教授法是很簡易的：點名後，就開聲不響地把幾本三民主義淺說，投考常識……等，一個個題目和答案都抄了出來，到下課爲止。一學期就這樣地糊塗過去。

十二，討債

放假了，宿舍門口站着一大批飯司務。水菓攤老板……向着每個欠債學生討着債。

「一九三四，八，十九」

十日談

合訂本第一冊定
價三元
合訂本第二冊定
價一元五角

半須
價加
發郵
售費

得觀衆拍掌大笑。接着便是籃球的基本技術的表演，這其間的笑料就更多了，因爲在天真的她們的欠佳的技術和姿勢上，都是令人發笑的材料。跟着下去就是土風舞，她們頭上用碧藍的緞帶束着蓬鬆的短髮，穿着白衣黑褲，隨着樂聲跳起舞來，變化很多，姿態健美；博得觀者的鼓掌聲和喝采聲，如雷響着般的起於四座。接着，使是走木橋的表演，那木橋寬不三寸，安在滑動的輪子上，她們戰戰兢兢的走着，觀衆真替代她們捏了一把汗。再下去便是頂木板競走，翻筋斗，跳木馬，攀天梯，疊羅漢，推皮球等等，有的有趣可笑，有的藝術驚人，這真算得是一個有意義的盛舉啊！

當前的難題發生了：那一個是健康皇后呢？在那麼的一大羣中，個個健康；從要當中挑選出一個『最健康』的出來，實在不容易。在音樂的演奏中，兩百多個女英雄繞着操場走着，這時候的評判員，全神貫注，滿場的空氣，突而十分緊張起來。結果，由評判員挑出三十五位候選的皇后出來，於是掌聲雷動，那三十五位小姐樂得只是笑着。

那三十五位候選的皇后，列隊走，排隊坐，走了又坐，坐了又走，在等候評判者的裁奪。這時候的評判員更感困難，開了好幾次小組會議，結果又從那三十五位健康皇后的候選者，挑出了五位幸運兒；可是誰是健康皇后，還沒有決定。於是這五位喜躍欲狂的小姐，又繞場走着，大家都盼望奪得皇后的寶冠，獲得健康模範的榮譽。

要從那五人中選出當中的一個『最健康』的出來，這使評判員更感困難。他們幾經審慎的觀察，會商，結果那健康皇后的標識的黃紙號碼，是釘到五人當中的一個最榮幸者的身上了。於是滿場狂呼，掌聲雷動。熱烈有趣的一幕，便在這狂喜中結束了。

人言週刊第一冊合訂本，定價一元五角現售半價郵費外加

女子不落家

廖之靖

我國自歐風微微地潛入之後，城市的文化和風俗等，似有新轉移。然而鄉村裏？却不然。現單就婚姻的習慣來談，除了城市的自由擇配外，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制，幾遍全國啊！尤以最可憐不過的，就是「女子不落家」的陋習了！

這「女子不落家」的陋習，是盛行于廣東順德縣。她憑了「媒妁之言」嫁了後，往往十年八年不返夫家的。甚至一生不落夫家，甯願助貲三五百塊錢與丈夫娶個小妻亦有，且作常事。那些風俗，已著名了全省，差不多三歲小孩都認識了。但是最近十多年，它——順德縣——的風俗改良，日新月異。對那「不落家」的惡習，已消弭得七七八八了。惟它傳染去離它不遠的高明縣還盛行着，而且一日厲害一日，却少人知到呢！

現在略把其實情分如下：

(1) 不落家之起源

高明縣位于廣東之西江，和鶴山，高要，新興等縣相連，全縣人口僅得九萬三千餘人——人口這樣少，「不落家」是影響之一。——全靠耕田種植渡活。自于七八十年前，發生土客相鬥，多數人無家可歸，一局部人遷往順德縣居住，接連三五年之久；追爭鬥平息，遂染了「不落家」的頹氣回歸原籍吧。這是「不落家」之起源。

自染上那陋俗後，愈弄愈兇，弄到今日已不成樣了。在她婚期時，初次和夫婿相見，本來抱「誓山盟海」之志；同時，她的夫婿藉這新婚的機會，也該行粵劇中的例子「大登科，金榜題名，小登科，洞房花燭，上前見個夫妻之禮！」可是要行這個例子嗎？想食天鵝肉？不使來吧。在花燭那晚夜，她固然不瞅不睬，視夫婿如仇敵；並在她未登轎過夫家之前，她同輩的姊妹們已替她的身上封上了一張封皮了。儘管新郎具有怎樣技能，都無法撕毀的。她們的封皮是：取一套新而固的衣服，披上新娘的身，把衫和褲用線緊緊地縫到一孔不露，更加上一種記號，以為歸寧時檢驗撕毀與否的證據。如在歸甯時那記號（或線步）不對，那些姊妹們，對那新娘便笑話百出！所以，在洞房花燭那晚夜，無論怎樣新娘都不給夫婿談話，更不給夫婿貼近她的身旁的。

(3) 歸甯不返

婚期過後三天便歸甯——俗稱三朝回面——這時，她自以為逃出了囚籠來，往往藉着那歸甯的時機，逃避別處，不返夫家，令其父母也無法找尋。或許有些女子給父母監視嚴密，不能逃避，極其量也回返夫家住宿一天，遂去如黃鶴了。

(4) 渡新年

她自歸甯不返後，便長住于父母家裏。直至新年時，由翁姑僱轎到門相接，方行返家。但須在十二月二十八九日到接才有效，如在二十八以前，恐二三次相迎也難得她返家了。

前相迎，替她拿衣匣，她便戴着低低的帽子，始行入門。她入了門後僅留十幾分鐘，便四出遊行，東蕩西蕩，找尋相識姊妹或親朋戚友，以備作停留他家之舉。要是不遇相識人們則留宿僻靜的街頭巷尾，或廁所草屋等地方，以防夫婿之找尋，至其食的問題呢？不怕，不怕！她的身上已備了少許乾糧，——柿餅，餅乾。——大可充救幾天之飢餓。

她這樣的渡日，好快就要過了一個年初一和初二。到那時她的父母，也備轎接她歸甯。但她也有準備這個慣例，在這二天內總要自行返家一二次，惟仍留幾分鐘之久。這因：她的目的在探聽父母有沒有着人到接吧了。假如在這兩天內，她的父母沒有着人到接，她便乘深更人靜時，暗出村外，待晨光熹微之際，私逃母家。所以，因她私逃，往往有些夫婿隨着追趕，有時半途截回有之，有時追至岳丈的家裏交涉取回有之。她較為橫惡頑固些，更有弄出沿途夫妻打架之奇事，引到觀衆者人山人海亦有之。

(5) 新婦魁

她如上述情形，如是者經過三四年。在這期中比前似純熟些，除渡新年外，像清明，冬至各時節，都循例返夫家住宿二三天。可是她仍是有返夫家之名，而無返夫家之實。怎麼？就是她在這幾年中對於夫家的村落熟悉些，結識了同志——她的同志，是已嫁了與她差不多或同樣之年期，還不落家而僅返夫家渡時節之女子。——也要多些，因之，聯羣結隊，大集商計，各持老經驗，對逃避廁所，草屋等地方或私逃母家之舉，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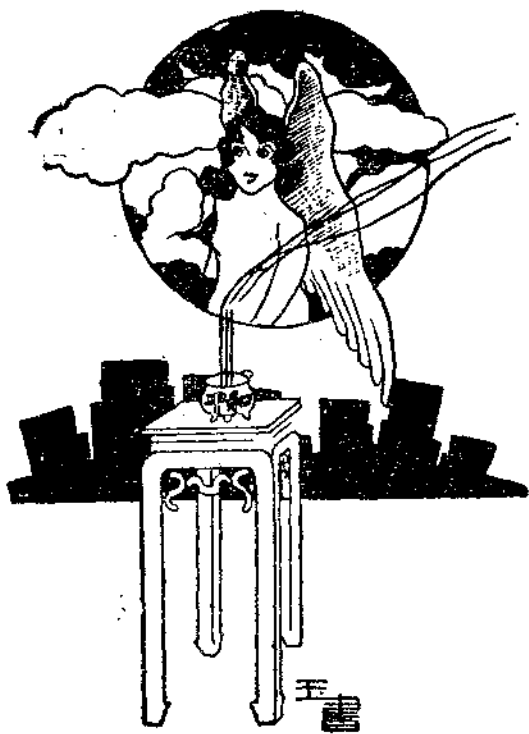
未免去或更犀利。故在這期中還有「新婦魁」——俗稱的，即表示仍是新娘，——之稱。

然而，最可笑的，有些愚笨夫婿到了這期中，絕未與她舉過幽會禮，尤常見的事情。又絕無談話的，也不可勝數了。她在這期內，也要經三四年之久。

(6) 落家之切求

計上經過之時間已有七八年了，到這時她對「新婦魁」之稱，似不願聽吧。在此時可稱初戀時期。她嘗過了這七八廁所，草屋，逃走等風味，而今竟和夫婿共享「卿卿我我」之樂，大有恨晚之概！在這裏，她不但新年，清明……各時節及農忙，預早自動返夫家，就是平時也想多留夫家十天八天。此無他，不過深切要求「落家」條件吧。「落家」條件是甚麼？就是「結品品」。——兒子——寫于一九三四，八，九日夜。

中秋月月神來，和平化作烟。 玉書作



「男女分行案」之始末

嚴元章

自從廣東政治研究會通過了「男女分泳案」，把「水上鴛鴦」拆散之後，廣東人心一正，視聽一新，已經是「震聾發聵」；詎中國社會進化之神速，竟出乎意料之外者，月之十一日又有報載之「男女分行案」焉，該案與「男女分泳案」，不但是前後輝映，而且更是轟傳一時，震動老幼，可不為之記乎！

據報載，有省河督配局局長鄭日東氏者，遠在兩年前蓄意請禁男女同行，但「蓄」而未發；「近鑑于張司令之英提議男女分泳，觸動舊念，本一時恢復舊道德，挽救頹風誠心，故建議取締男女同行云云」：這是分行案之緣起，固淵源有自者也。

鄭局長之蓄念「發」矣；于是有「條陳」焉，世道人心之「仙方」也，該「仙方」一字一句均嘔出心血之作，非率爾操觚者可比；且開方之理由乃根據推論（Inference）而得，深合「邏輯」之旨，爰將此間公評報所載原文，「剪貼」于下，以供文學家之欣賞，及道學家之快覽：

（原文已見本刊三十六期茲從略）

了自該條陳上後，百粵人士以其為「空前絕後之傑作也」，于是議論紛紛：有叫絕者，有謳歌者，有懷疑者，更有嘩然者；亦于是情態百出：有憂形于色者，有喜溢眉宇者，有怒髮衝冠者，更有笑不可仰者。

而衛道者流，又覺其意之未盡，思有以補充者；誠以事關風化極大，理合全盤清勦，一勞永逸也，若祇嚴于「泳」，嚴于「行」，而寬于其他，「民性本頑固」，「終恐澆風莫戢」耳！于是，衛道者流，蠢蠢欲動，均有急于繼上「條陳」之勢；雖云類似「貂不足，狗尾續」，然亦可表證「英雄所見略同」也。擬在條陳之列者，計開：

- (1) 請禁男女同床；
- (2) 請禁男女同居；
- (3) 請禁男女同學；
- (4) 請禁男女同食；
- (5) 請禁男女同車；
- (6) 請禁男女同座——如舉行紀念週時之類；
- (7) 請禁男女同話——話情的話；
- (8) 請禁男女同舞——跳舞的舞；
- (9) 請禁男女同戲——演戲的戲；
- (10) 請禁男女同事——辦事的事

.....

今年是「狗年」，「狗尾」太多，恕不盡舉；然僅此十條，如能嚴厲執行，三代古風之重見于今日，無疑的，是「倚馬可待，而舊道德之恢復，更是「馬到功成」。佳哉！妙哉！

然事又有出乎意料之外者，當「羣賢」正在興高彩烈，操筆桿擬「條陳」之際，空氣忽流于「轉變」！輿論方面，如香港

工商日報竟爲文以論其非。而西南諸元老，據報載，亦嘗談及該「分行案」；大意謂：吾輩老矣；縱實行，想亦可免于取締乎？

觀此，可知該案之「有些不便」矣。果也，工商日報「拍拖無憂」之消息，隨又被露于吾人之眼前，謂西南政委會已經批了一個「存」字，「存」者，「存而不論」之謂；無怪乎記者之釋以「拍拖無憂」，而摩登男女之「額手稱慶」也。這回的「一字批」倒是美妙不過，亦不可多得之文獻乎。

在此急轉直下之形勢中，胡木蘭對記者「闢謠」的時候，對於「男女之分又明顯地加喝了一個「倒彩」，于是乎「羣賢」更是「掃興」。「倒彩」簡短，無庸剪貼，特爲抄錄：

「禁拍拖禁同游之事，家父之意見如何，我不知，但
以余意，此種事情，要人似乎可以不必理會，若能提
提高人民之程度，雖拍拖同泳，或男女之間，整日接
觸，亦不會有不德之事發生，且在事實上禁止男女同
行，亦爲絕對做不到之事，」

風頭出不起，今非昔比，羣賢若有所失；愚意以爲一場「平地風波」可告寢息矣。誰知事「更有」出乎意料之外者，還有一般甚可觀的「尾戲」在焉。「不景氣瀰漫之下，鄭局長突然在報上登了一個否認開方」的啓事，真是「不勝駭異」！現在把民國日報上的啓事，又來一個「剪貼」：啓事雖亦簡短，但未便抄錄，因備與上面的條陳對照：

鄭日東啓事

日前各報登載日東呈請政府取締男女同行消息一則

不勝該異特此登報否認以正觀聽

這個「啓事」一來，百粵人士又是議論紛紛，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旁言不提，這裏祇推薦公評報的一般記述。

題爲：「撲朔迷離禁拍拖」

文云：「省河督配局長鄭日東，提議禁止男女同行案揭載

後，……誠難實現……詎昨：某黨報突有鄭日

東啓事一則，內容否認本人有禁止男女同行之事，

而同日各商報，亦有登載鄭氏對禁止男女同行案與

記者之談話，內容聲言彼提議動機遠在兩年前……

……故建議取締男女同行……觀此某報登載

鄭氏啓事，與商報所載鄭氏談話，前後矛盾，市民

引以爲奇，正如俗語所謂「半夜食黃瓜」，不知首

尾，此一個悶葫蘆，記者亦難察破……

這一椿把戲已經可以說是「天下奇聞」，現在更來這樣一

個變幻，真似「奇媽生奇子」，奇上加奇。記者懷採訪之絕技

，此番「亦難察破」，愚更無論矣。其不淪于「半夜食黃瓜」

者，又烏乎可！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然若無「天醫」，何來「

仙方」！的確是「半夜食黃瓜」，「不知首尾」；以莫明其妙

始，以莫明其妙終，一榻糊塗——是爲男女分行案之始末。

三四，七，二八在廣州，



會考趣聞

阿雷

嚴重的中學會考，現在算是過去了。一般應試的青年們，早吃了不知多少苦，就是我們未參與者，亦為之「談虎色變」。但是據當局者言，還是一百二十個不滿意。

其實這種會考是徒費的事，題目都出得平庸普通，所以有許多人專溫較深的功課（預備考大學）反會失敗，例如去年會考的前幾名竟有人考不取大學，便是證據。

但是話又要說回來了，有許多人也真要命，據批會考卷的又先生說：應答的文字無奇不有，有答非所問，有不知所云，尤其史地成績最差，例如下面幾題的答案。

A. 中國沿海幾省？及重要海口有幾？（大意如此）
有的答五省，有的答八省，什麼陝西青海安徽……
……都有，就只沒人答新

疆外蒙古，至於海口有答漢口浦口虹口……有人還答海口很多，不計其數。又如化學答案。

B. 試述水泥之成份及……
答案最妙的是：由一份水和兩份細泥化合而成。其餘妙答當然很多，聽了便忘，也記不起了。

滬錫公路？

阿雷

近幾日無錫，常州都在忙忙碌碌地拆屋築路，雖然有許多窮婆子在那裏啼啼哭哭，但爲了建築公路，從此交通便利，究屬是好現象。真所謂「先有破壞，然後有建設。」

並且聽說滬錫公路亦在麵粉大王捐助之下限期築路了，際此無錫人，自然特別高興，並且從此以後，榮氏的麵粉貨品，再不用火車運輸，自可有

汽車來往飛送；但是又有多少稻田，將變成公路了。農人將如何？

然而錫宜公路那阻礙汽車的榮家大樹，還不是巍巍然站在路當中？

早魃肆虐話長沙

星客

天久不雨，荒象已成，湖南省遭災之廣，已達五十多縣；人民呻吟于烈日之下，亟望甘霖下降；在我國科學設備未週，對於救濟辦法，唯有祈之于天，禱之于神，無如早魃不仁，嗚亢如故，故邇來此地時有新雨之舉，長沙亦不逃此例；今特告于讀者吧！

禁屠；公安局見天久不雨，特下令禁屠五日，無如雨仍未下，只得加禁五日，屠行大創其籌，嗣後，又加禁五疊十日，此廿日之中不知保存若干生命，而市民切切望雨如急煞鬼矣！

游行：此地近郊三義民團，發起祈雨游行大會，參加有數鄉農民，整隊進城，隊前持有大旗二面，後隨主持持香數十人，繼隨之農民，均拿拜香，發頭頂青草，且派有各種雜耍，極稱熱鬧，千愁眉哭臉中，而表現一種自然之狀態也！

嗣后；經人發起迎接陶李二公神像來省，落行營子玉泉山廟中，一時善女信男，齊往該處敬神，一時滿廟無容膝之地，後湘主席何健率全五廳長公安局長等親往該處祈之，數日之後，始下微落，後又大兩傾盆；市民爭相說：「神誠有靈。」

雨後，發起送陶李二真人回官，一時四鄉各丁團及各私人，爭相送之，共約數萬人，曾備龍彩故事，中西樂音，紫戲，火銃，捧香旗燭等等；送駕回宮，信男善女，各持一香送之，香煙繚繞，砲聲隆隆，音樂盈耳，魚夫前行，一時盛況非記者所能形容也！

剿屁

丁榮觀

「剿屁」一名，係鄙人杜造，通不通置勿論焉。此爲關照。

公共集場中四五個人在圍作一團胡謔閑談。突然，氣氛一炮，氣血而來，這裏既非芝潤之室；又非鮑魚之肆，屁臭過處，當然臭焉！氣氣炮施放者，罪孽深重不自限減，禍延公衆，可惡極矣！其屁該剿。那四五個談着的在聞臭之餘；不覺神人共憤，對於自己

未放炮之清白，少不得要痛責一番，怒既可洩，復免遭嫌疑之冤。於是乎，

甲說道：「噫！氣氣炮，畜生！」

乙接道：「狗撒的」，一面以手擦鼻作揮屁狀。

丙曰：「誰個亡八羔子？」

丁曰：「呵！黃鼠狼撒的！」

這樣，於是乎大家爲之笑了，且因之心中爲之釋然。

中山一賭鄉夫

之

從中山舊縣治所在地之石岐，渡海而西，附利行公司長途車至第二站，得一村名曰豪吐村，可千家人，盡高姓。村人多困窮，團結爲籌鄉所長魏志爲助理員，循是鄉人得所憑藉，乃於高唱禁絕煙賭之模範縣，中大開烟賭。初尙規模細小，迨後好此道者聞風而來，如蟻赴壘。乃廣結軍警之司耳目者，得其庇護，其業大盛。由每日十餘元收盆，進而至一百二十七元。直至本月十七日，始由縣公安局派隊前往搜查，不知該賭窟已於三日前聞風暫歇，致勞一班軍警入寶山而

霸王這兩個字，已成爲廣州人家常便飯的口頭禪了。

霸王，不是古時惡霸天下的霸王，而却是和長途汽車作對的人，便叫做霸王。做霸王的架子，是如此這般的：當你跳上了長途汽車，揀了一個座位坐下，賣票的到來叫你買票，你便搖搖頭，不說話也不做聲；賣票的問你是那裏的，你就很像生氣般的說是××部的（實則並非××部）於是那個賣票的便不敢再休做聲的走開了。這樣的做，人家便說你是霸王。

戲院看霸王戲的也不少，架子的擺法是如此：某戲院將開演了，你到那時，一直走進院內，昂首的直入，入時要有風威；守關的問你取票，你又像很生氣的搖搖頭說聲「免」。這樣的入去，你又做了一回的霸王。可是現在這些霸王，似乎通通絕了跡。原因是：拘捕的嚴厲。捕了去不是坐監，可是將你用繩縛住，胸前掛了一幅白布，布內寫着的字，大意是如此：「騷擾戲院，拘留示衆。」把你擺在戲院的門首示衆，大約一個星期。這樣，日日這麼多人看見，那得不慚愧？所以不久，至惡不過的霸王，也絕跡了。

但車上的霸王，猖厥仍然是如故。公安局每日均派大隊人馬，到各旺盛馬路口截車捉捕，每次捉的大約有四五十名。捉獲的不是擺街示衆，也不是坐監，而是在黑夜的時候，用大車一輛，把一班霸王送到郊外龍眼洞或黃婆洞等處，然後趕他們下車，自己步行回市，這樣便算懲戒。在市場上到龍眼洞或黃

空手回岐，余適以事抵是邑，

之善也。

居停永樂旅館，獲聞客述其組織，爰記投十日刊以廣國人聞見焉。

村之入益雖日有百數十元，然仍無甚儲蓄，蓋鄉長之薪給，街燈板之點掃，學校經費之供給，區中警費之取求，村人生死疾病之資，皆於此取給，主其事者之實際費用，則另取償於鴉片烟規，故隣鄉之貧瘠者，俱望而生羨，恨不有子姪貴爲區助理員，而爲一鄉之屏障也。

此鄉賭場例定上午十時開始，入夜即停，投承賭餉及其辦事人，胥別區籍，賭客亦多外人，且熟悉鄉道而爲哨人一援哨兵之職以名看守賭場之人一所謂識者。偶有生客蒞止，必加以防範，直至查明其來歷而後已故，從無失事之虞。賭客有所獲，鄉人之貧困者置客之意賞賜，不能多索亦不能追隨至村外，故客亦甚喜其定例

高君今且被選爲區參議員，具見其手段之高超，他日當寬友介見，一聆其懷抱，能以其治鄉治區之計劃，介紹於吾國當局，又何愁吾民之困且窮乎。是亦區區所望有此機會也

婆洞，如果請一輛汽車一往，（不包回頭）也要十餘元始行，路途之遠，可想而知。而一般霸王，持着到龍眼洞當作旅行的旨宗，這樣的騙法，結果也不能絕跡。

近來，當局以此法不但不能收效，而且那地在郊外，危險易生。現在已一律改賞鐵窗風味一星期或十大天。現今如此的天熱，大蚊橫咬，比旅行龍眼洞更加受苦。故日來霸王之出現，已減少了一大半。

廿三年八月廿九日於東山

偵探小說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十五章 一個痛苦的詢問

葉達跳起來看看范思。

「你在那兒找到的？」他說。

「那是丟在樓梯上面那間小盥洗室裏面的。」

偵察長興奮得很。他蹣跚到麥根面前，驚惶地道：

「上次那兩個在屋子裏找尋手鎗的人告訴我，那裏並沒有套鞋，我特別招呼他們留意套鞋。而此刻范思先生却在盥洗室找到了！」

「但，偵察長，」范思鎮靜地說，「當你的人在找尋手鎗的時候，套鞋却不在那裏呢。在上兩次，那兇手有充分的時間把牠們安全地藏了起來。但今天，你知道，他沒有藏起牠們的機會了；爲了匆促的緣故，所以就丟在盥洗室裏。」

「哦，對啦，是嗎！」葉達仍表示懷疑地叫着。「好，還有呢，范思先生？」

「不過這樣吧了。要是我再知道一些旁的呢，我就知道誰放的槍了。但我得告訴你我們至少看見個把嫌疑的人離開這裏

「天哪，范思！」麥根直立了起來。「你以爲兇手這時候就在屋子裏！」

「至少，」范思懶懶地回答道，「我想我們可以公平的判斷，我們到這裏的時候那兇手還沒有走。」

「除了白隆誰也沒有走開啊，」葉達喊着。

范思點着頭。「哦，這是完全可能的，兇手還在屋子裏呢，偵察長。」

第十六章 不見了的毒藥

(星期二，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兩點鐘。)

麥根，范思和我在司梯浮生俱樂部裏吃了一餐很遲的午飯。席間大家絕對沒有提及兇手的問題，好像大家暗中約定了似的。但當我們在咖啡杯間抽着烟的時候，麥根仰在他的椅子裏深沉地看着范思。

「此刻，」他說，「我想知道你是如何會在盥洗室裏找到那雙套鞋的。你能不能直截了當地告訴我？」

「我非常願意放下我靈魂上的重担了，」范思微微地笑着

地用清淨的頭腦來接近問題。」

他點上了一支烟並且給自己重又倒了一杯咖啡。

「注意，麥根。在珠麗和安德被擊的那晚找到了兩行足跡。那天差不多是十一點停止的雪，而那些印子却是十一點和半夜之間留下的。在吉士遇害的那晚，是有着同前一次相似的脚步；並且也是剛在天晴以後留下的。那末，兩次出事之前，都有從前門往返的脚印；而都是在雪剛剛停止之後，那時那些足

印一定會清晰地看得見而找得出。這不是一種特殊可以驚異的偶然碰巧，但却足以刺激我的腦神經，使牠起了一個變化。今天早上史納金報告他在洋台樓梯上發現的足跡時，那刺激就更進了一步；因為兇手的留下脚印又在同樣的天氣情形之下。我因之就得到了一個不可否認的結論，那兇手，對於什麼事都慎密地計算過，精心地留下那些足跡，是要給我們一種特殊的啓誘。你知道，每一次他都揀着那樣的時間，使印子不致給雪遮蓋或給旁的東西混亂；你聽着嗎？」

「說下去，」麥根說，「我是聽着的。」

「那末，這三次的足印還有一個相同之點。因為雪已經有些融解而硬化了，所以不能決定那第一行脚印究竟是從屋子裏走了出來再回進去的呢，還是從外面進來了再走出去的。並且，在吉士遇害的那晚，雪是濕潤而很可以看得清楚的，可是同樣的懷疑發生了。那往返於屋子的足跡，却在過道的兩對面，簡直一步也不會重疊過！偶然的嗎？或許。但並不完全合理。談，一個人走着一條比較狹窄的過道的時候，往往總得有幾步會重

疊的。就算牠不會重疊起來呢，至少兩行平行的印子是相距得很近。但牠們的距離却很遠，每行都在過道的邊緣的地方，似乎那人極力想不使步子重疊起來使人看出他先從屋子出來的還是先從外面進去的。現在再看看今兒早上的足印又怎麼樣？祇有一行走進去而沒有走出來的。我們決定那兇手存心避過了經過前門的路而走着掃乾淨了的地方；但這，總之祇是一種假定吧了。」

范思喝了一口咖啡又深深地吸了幾口烟。

「我所要說明的一點就是：無論如何這三次的兇手都是屋子裏的人，他故意走了出去再回到裏面，使我們會相信兇手是從外面來的。並且，在另一方面，更可證明那足跡確實是先從裏面出來的；因為，要是真從外面來的兇手呢，他決不會存心掩飾他是從外面來的足跡。所以，這樣一個值得注意之點，我決定那些足跡，在事實上，是屋子裏的人所留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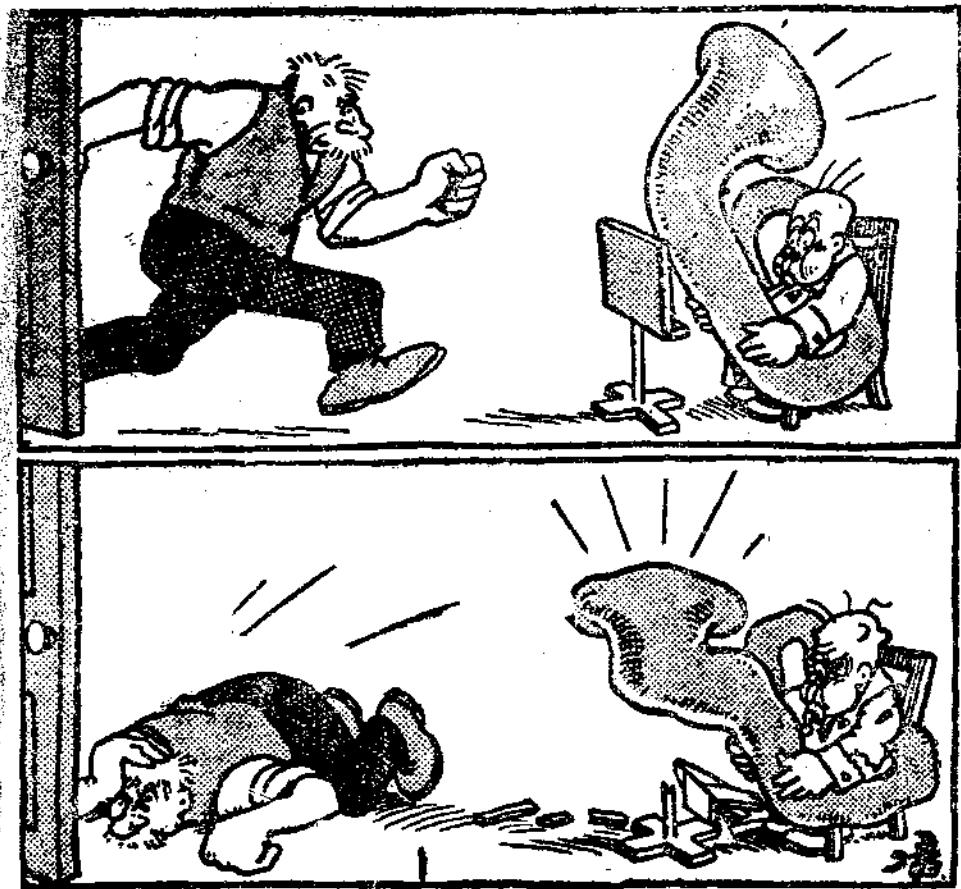
「你的理由是相當充足，」麥根粗魯地岔着說。「但這却並不能使你有盥洗室裏去的企圖。」

「對的。但還有着許多互相發明的因素呢。譬如像，史納金在吉士更衣室裏所找到的套鞋是和足印同樣大小的。起初我以為那就是兇手用來掩飾自己足跡的工具。但當這一雙東西拿到總局之後，却另有同樣大小的足跡發現了——今天早上發現的，不更奇怪了嗎？——我就稍稍修正了我的意見，結論到吉士有着兩雙套鞋——一雙或許已經壞了而沒有丟掉。這所以我等着劇林的報告：我是非常熱望地要知道，新的足跡是不是和舊的一個樣子。」

(待續)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威武不能屈

國慶是日大歡唱，安得生為祝雙十節，大吹喇叭，東隣小子，恃其蠻力來搗亂，安氏抱無抵抗主義，大無畏精神。終得最後勝利。

編輯室

不與讀者諸位見面，又是一月了，這中間無話可談，市面上的新刊物到出了不少真不愧是雜誌年氣象。我們的停版一月，其實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因為內部稍為有點糾紛，外部也有一點周折，無緣無故銷聲匿跡了一個月。

停刊中間承各地方愛讀諸君馳書慰問或加激勵，頗多猜測之詞但我們的態度一向很明白，所以大家可以毋須誤會。我們也決不有什麼過失，也不會遭受意外，這是可大膽向全國讀者明言的。請大家放心，我們始終要貫徹做到人人愛讀的良好讀物，像我們的廣告所自己吹許的。況且我們既然以二十五期起首就不談政治黨務了，現在何必再去自尋煩惱。

不妨將本刊的內容一般看看，就可知道本刊取材的重心所在，請將本刊各期材料做一張統計，更加可以明瞭。自然是學校生活和農村素描文壇畫虎錄三類為三鼎足，而此外為各地現狀及娛樂遊藝等，也是重要部門。我們是講實事求是，真個要言之有物的，決不像一般小品文刊物等的專尚虛文說空話，這一點諸君一定早就明白了。

復刊伊始，許多存稿都失了時間性，希望讀者踴躍寄稿俾本刊日臻完美。再說一句，本刊是注重內容的，內容如空虛，文章雖漂亮也無用。我們不是辦作文教科書，不暇想教文章作法，是和有些刊物不同的。